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著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

528.703

670

2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著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

敬獻給

——以教育兒女為天職——

家嚴任存先生

有一次月亮躲到雲後
父親說是跟北斗去了打油；
回來又真的比往常光亮，
從此我就不會追究。
今夜月色恰巧是如前的害羞，
使我疑惑她又在添油；
偷偷打聽一下，忘記了——
父親原是在天邊的那頭。

目次

序言	1
附錄 汶上縣的社會經濟結構概略	6
汶上縣的私塾組織	9
一 導言	9
二 汶上縣私塾的沿革和發展	11
三 私塾學制的類型性質結構及目的	18
四 私塾的創辦人	23
五 從私塾的設備上說到塾生的支出和塾師的收入	26
六 塾師	28
七 私塾的管和教	31
八 「洋學」和「漢學」的競爭	33
九 從私塾的分佈說到村活動中心	37
十 結論	40
汶上縣的洋學	43
一 洋學考	43
二 洋學的量 and 分佈	48
三 經費	52
四 洋學的設備	64
五 洋學的教師	67
六 洋學的管和教	74
七 洋學的升學問題	76
八 洋學中的女子教育	77
九 縣教育行政與視學	79
十 洋學的將來	85
寫後記	88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序 言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似乎覺得祇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中西文化的衝突。中國自門戶開放，貿易接觸以後，國內的一切，發生了空前的劇變：自軍事外交失敗算起，來到機關制度的建立，派人出洋學習造船陸軍工商業，同文館，國內水師，電報，武備，船政，學堂的應運產生，一直數到意識形態的表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西化」，「本位文化」，這些都是劇變中顯著的事件。

如以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算作一個起點，這次的衝突一直繼續了近百年的樣子；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年湮代遠的歷史，有古代社會組織思想習俗的傳留，良好美德的積聚，對環境的適應已栽培好了力量，一方面是門戶早已洞開，已是不能不接受西方文化，特別是歐美工業革命以後因各種關係，傳入的學術思想；在這種疑懼參半的狀態下，東圓西撞了幾十年，還是得不到一個公認的解決方法。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適應環境的一種工具，在整個文化系統不曾找着出路的時候，教育是沒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那裏走，教育也就不知往那裏走，地位和方向都是在風雨飄搖怒浪排空中；統觀鴉片戰後教育改革的過程，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的：派學生出洋，取消出洋，差遣回國；由變法而壓抑變法，而又重新感到變法的急需；廢八股，又倡八股，設學校辦洋學，廢科舉，後又給洋學畢業的以舉人貢生的舊名目；給外人以辦學的一切自由權，又極力主張收回教育權；某時候認為萬惡的儒道教，另一時候又提倡讀經尊孔；由文言文而語體文，而取消漢字，而二者兼用，而文言文的重復抬頭；由人才教育，鄉試縣試，而民主主義的教育，又回復到



中小學會考，高等文官考試；這些種種正代表了動變中的中國教育，彷徨於十字街頭，不知往「東」還是往「西」；外來文化使中國教育失了均衡，在這失去均衡的動變中，外來文化是繼續的輸入，原有的又掙扎着求生存，二者衝突的結果，產生了復古和維新兩種運動，後者的產生又加強了外來文化的輸入，是以情形日見複雜，切不斷，理還亂，舉足輕重，又不知如何舉足。中國「新教育」的遲遲走不上軌道，以我們見到的，中西文化的衝突，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互讓點，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

汶上縣教育的研究正顯露了整個問題的所在，中西文化衝突的事件，給我們看了一個飽。在研究的進行中，起始就發現有三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是私塾的組織，第二是洋學的組織，第三是學田的紛擾；後者是近乎社會經濟的結構，前二者正代表了徘徊十字街頭的中國農村教育，全盤西化，折衷，或是中國本位文化的活現？事實的發見使我們十分驚異，在漸趨「西化」近代化的城市見不到的問題，不顯著的問題，在農村社會裏還是光彩奪目的。

從歐西文化，特別是工業文化在中國發展的路綫看，外來的影響是發自城市的，內地交通的不發達，古代文化的根深蒂固，使這種影響遲滯在城市中，在城市裏有一部分人已無疑問的全部接受「西化」的時候，鄉間的老百姓却仍然在原本的思想生活中度日，沒有意思也沒有機會去接受「西化」。回到教育的問題來說，由城市幾個留學生從外國抄來的教育制度，要好好的培植到鄉間，解組的現象，格格不相入的設施自然是少不了的。

老百姓們的無意無準備接受西洋文化，正如他們無意無準備接受「洋學」一樣，他們的家族組織經濟機構還不容許他們那麼辦。頻年的革命祇是及於幾個城市，內地仍然在換湯不換藥的境況中；然而祇這換湯式的政府嚴令下，已足使舊有的思想習慣日在破壞損毀，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因「換湯」的政策建立起來，是以鄉間的問題比城市的來得更複雜可怕。

這裏得及先解釋的是什麼叫「洋學」，「洋學」又名「官學」，其對稱是「漢學」和「民學」，「洋」是對「漢」，「官」是對「民」的；進一步去分釋，一種是「西洋文化」的產物，一種是「本位文化」的產物，這樣學校和私塾保持着二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對立衝

突的兩種組織。

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假如有功能相近的兩種組織同時發現，結果不是合作就是不合作或是競爭，競爭不合作的結果必是一方佔優勢，一方被忽視，一方繁盛，一方衰敗，一方受淘汰被吞併，再不然就是互相對立，各不相容；汶上縣的兩種教育組織正代表了不合作的現象，洋學是在政府的嚴令下掙扎維持着，私塾則在百姓們的拱托裏枝葉繁生，沒有政府，洋學早是「壽終正寢」叫私塾壓死了。

洋學和私塾各有各的文化立腳點，誰是誰非的問題涉及到整個文化的機構，不是這裏所要討論的；作者的目的祇限於明瞭事理，分析現象，在相當範圍內，發現問題之所在，及解決問題的可能途徑，這裏更不是去替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文化去找一條出路，祇想把原野 Field 得到的事實，擺在我們跟前，看看到底中西不同點有什麼，是什麼，事理的真諦在那裏；祇空談「全盤西化」，「本位文化」，到底全無結果，更不知應該走那一條路。洋學和私塾根本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一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從外抄襲而來，再用人工方法栽樹到鄉間的，一種是根據鄉間社會需要演變而成的，要評判這個就得牽涉到整個國家教育制度問題，哲學問題，文化方向問題，這裏不便多所論列。

汶上縣的鄉間，你找不到學校學堂的說法，這不是日常用語，那裏知道的祇有洋學。洋學正和洋人洋貨一樣，給予老百姓們一種古怪的觀念。老百姓們對唸書識字已是感不到興趣，窮苦一點的更是如此，「能者勞而智者憂，反不若無知無識無所求」，「一天不吃飯不可以，一天不唸書大可以」，「不餓吃，不餓喝，唸書幹什麼的」，對讀書識字已停留着這樣的見解；在已臻完美的私塾系統裏，又突然加入了一種功能相近方向步驟有別的組織，加以文化的其他各部門，受到了城市的壓迫，正在喘氣對付的時候，洋學的不為老百姓們所贊同自是意中事。科舉的廢止破壞了舊有整個的教育觀念，洋學的成立又不曾把新觀念建築起來，「洋學也認識中國字麼，也是孔聖人的字麼」，「洋學反正不拿錢，到那裏玩玩不礙事」，「花錢不唸洋書，唸洋書不花錢」，這幾句鄉間流行的話語，已叫我們明白洋學佔據着什麼樣的地位，處在什麼樣的環境；這其中必有文章，必有把戲，為什麼洋學打不進老百姓們的隊伍裏，為什麼以西洋文化為背景產生的洋學不為老百姓們所歡迎？這是本書研究的問題，本書研究的目的。

私塾是以鄉村爲本位的組織，其最終的目標是超鄉村的，教人如何脫離鄉村到更大的地方做更大的事業，雖然目前的國家制度已不容納這種慾望，他們却在盼望這種制度的改變，是以私塾仍然維持着原有的狀態；洋學是以縣府爲中心的組織，目前的形態也是叫人脫離鄉村，然而大的地方亦同樣不容納他們製造出來的人才去做大的事業。兩相比較，私塾既然早有了傳統的歷史背景，其勝利自屬當然。

頻年說理論的人多，談思想的人衆，創新義立新說的人也不少，對普通的一般學問是如此，在教育的園地裏也非例外，真真的到原野去發現事實研究事理的人太少了，結果是理論新義新說的祇成爲理論新義新說，在廣大的原野裏沒有他們的地位，和鄉間的一切組織風俗習慣配搭不上，失却了現實性，可能性。

中國教育到底應該往那條路走的問題，是許多問題中最有興味而是最嚴重的。內地教育的失敗，已成爲公認的事實，勞力與勞心者的分家，缺乏對付與適應社會環境的力量，農民子弟源源被驅到無工可做的城市，學者來自田間却不能歸於田間，文字的勞力又不爲鄉間所賞識，結果一些教育學家，思想家，愛國份子，社會改造者，滿受了西洋洗染的留學生，就想出各種各式的新穎方法，有的是作整個現有教育系統推倒另作新系統的嘗試，有的是從旁另立門戶以爲現有教育系統之助，有的是認爲現有教育系統已大體無差，祇須整頓和改革，其中顯著的如各地的鄉村運動，農村建設，平民學校，鄉學村學，自衛民團訓練，教學做合一，小先生制傳習制，鄉村師範，兒童中心等等，其努力的熱心實足教人欽佩，其動向却值得我們作高度的疑懼——在文化還不會找到穩定的立腳點和對內地的情狀還是十分隔膜的時候，一切的新思想新計劃都易於夭折，易於隨着潮流以俱去。我們伸首蹙足，仍然問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到底應該走那條路？

根據作者的經驗，人類學的研究可以拿社區作一個單位，私塾的研究也應拿社區作爲單位，私塾的最後目的雖然是超社區的做官主義，然而他的機構仍然拿社區作爲中心，至於洋學的研究非得拿縣作爲單位不可，縣不單是內地教育行政最基本的區域，一切洋學的組織都以縣府爲依歸，法令的施行，經費的供給，視導工作，都是由縣府直接支配，根本「洋學」是以政府力量爲後盾超村落社區的一種特殊組織；此外實際上經濟活動，興趣活動，人生民活形態，都是以縣爲依歸的，往往發現鄰縣教育非常發達，這個縣

就十分落後，相隔不過幾十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情形大可不同，問題總是類似的，鄰縣，一行政區，一省，甚而中國的某一部，因為交通的關係，連鎖的密切，在整個文化的影響下，總是發生相近的問題，汶上既不是閉關自守的一個縣，他的交通網伸展到鄰縣，伸展到魯南一帶，甚而伸展到城市，是以在汶上發見的事實，相當代表了魯南一帶情形，甚而華北內地的情形。

作者願望這個簡陋的研究能引起各地農村教育工作者的同情，在標題立義前，把自己的環境好好認清楚一下，以完成全國農村教育問題的認識，文化衝突點之所在，在整個計劃上，必有重大的補助，能做到這點，作者已不徒勞無功了。

最後我得特別聲明，這次的研究祇限於「形式的」「學校式」的教育 formal education or school education，至於廣義的教育，包括生命的全部歷程，自脫離母胎後直到生命的終結，一切衣食起居種田種地都是教育，這個不在我們研究的範圍內。

緊緊接着的附錄，祇是為對華北農村情況不甚熟識者的參考，材料並不全備，不是為一切讀者預備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自序于燕京大學

附 錄

汶上縣的社會經濟結構概略

汶上縣最簡略的一般社會經濟情況的描述或許是需要的，我們認為教育組織應該融和在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系統中，離開了就沒有教育。

汶上是山東省西南部的一個縣，在濟寧北部約九十里的光景，津浦路通火車的兗州，又在濟寧東北六十里，是典型的華北鄉村；汶上居汶水兩岸，運河橫貫其西南全境，此外還有北泉河與馬庄泉河，都與交通無關，祇可供灌溉之用；全境係湖泊沖積地，多沙質壤土，東南地瘠，西北地肥，平均尚稱肥沃，雨量稀少，年約五二〇公釐；全縣計闊一一〇里，長五八里，共約有地一萬四千頃，北連東平，東接寧陽，東南連濰陽，南有濟寧，西有運城；境內多係平原，祇東北部有曇山臥佛山九峰山，東北又有松山寨，西北有梁山寨，前皆為盜匪淵藪，西南濱湖，年多水災，祇此不幸而矣。

據十九年調查，戶口七一，七四五，男二四一，三二四人，女一九七，七一人，共四三九，〇三五人（廿四年調查四二一，〇三五），十五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三五；全縣居民十之八九以農為業，餘為地主，手工業，商人和失業者；二十三年底調查往外工作者約有六千人，現已大量減少。

據民十八年省農礦廳調查，輸出以麥子大豆高粱黍子芝麻落花生大牛鷄子豆餅馬村布為大宗，月約十三萬元，副產則有土布小毬子蒲包草帽邊藍酒拔薺盆蜜香附，多運往濟寧兗州濟南三地；除鷄子每百斤須運費一元牛每頭二元外，餘每百斤自一角至三角；輸入則有煤油火柴洋線紅糖白糖大缸茶葉棉花煤炭白洋布，每月約入二萬元，多來自濟寧；小工業有裱紫木工鐵工染業泥水石印，規模甚小，與出產沒有多大關係。

交通的設備有郵局長途電話，附近各縣可直接通話，各區部均有電話，可直接向縣府和各區傳達命令消息，電報則由兗州或濟寧轉送；運輸方法多用大笨車轎車，道路全

是黃白沙路，崎嶇不堪，每小時祇可行五六里，自行車多，人力車少，跑外縣日須一元五角至三元間，此外平車紅車，亦可作小量運輸之用。

全縣共約有田地一萬四千頃，村莊林塋水坑除外，可耕種者約一萬二千頃，每人平均約有三畝八分；水田每畝值四〇至六五元，平原旱田三〇至五〇元，山坡旱地二〇至四五元；每官畝連地方攤款各丁漕稅收等費年約納糧七八角，須資本（農具，役畜，肥料，籽粒）約五元，平均能出糧粒二百斤，價值十元；平均百畝中，有九十八畝是種糧食的；其實納糧的地畝，按縣府的數目祇有五千頃。按民國十八年立法院的調查估計，一個三十五歲的農民，有母有妻，兒女各一，其能力可種旱田二五畝，如屬水田則可種九畝，如無災旱，一家數口，有地十畝，即可生活。高粱穀子每年祇種一季，麥子割後可再行種植，玉蜀黍黍粟花生芋蕪蕪等，每年亦可收穫兩次。灌溉農田皆用畜力，水車，機槓，桔槔，汲斗。

五畝以下之農戶佔百分之二十三，五畝至三十畝者佔百分之四十四，大多數為自耕農；僱農年工二十至五十元，月工二至五元，短工農忙期每日工資九角，膳食三角，工作十小時，農閒時每日三角，膳食二角五分，工作八小時，童工年自八至十五元不等，每工担任種地十二畝；佃農向業主承租田地均有一定年限，三年五年十年不等，最多為十年，每年每畝約納糧五斗，折租約四元；平常借貸，年利自二分至五分，百戶中有三十戶是借債的。由債務人出立揭據，覓妥實保人，交債權人收執，以地畝或房屋為抵押，期限多為五個月或十個月。全縣有錢會或錢社數百組，每組三五八十人不等，以其盈餘置購器具任給公用，其他一切金融機關全付闕如。全縣市集共一〇八處，牙稅屠宰稅學田等多由斗門或中間人向縣府包標，中飽甚多。

汶上是魯西縣政建設實驗縣中的一個實驗縣，在濟寧長官公署下作革新縣政的嘗試，以「保養教」合一為原則，而從自衛入手；縣府合署辦公，由五科改為三科（現又增設一科），管民政財政教育建設，此外又有指導室經征處警衛隊，全縣分為十區，以鄉農學校為區公所，共有一，三三六村，內有一八〇鄉一一鎮；實驗的步驟和方法是取消提成提獎，提高縣長及公務員之待遇，增加辦公費，縣長及其他公務員之升級，以升級加俸不調缺為原則，提高縣長職權，取消鄉長自行攤款車馬費辦法。實驗的成績現時尚

談不到。

汶上縣離孔子生地不遠，孔子曾在這裏做過官，是以在古蹟上有孔堂釣魚台思聖堂，此外的古蹟古物還有餘韻樓太師祠夫子履齋章鞭，多已頹敗不堪。民風並沒有得到孔子的影響，反而極其好鬪好訟，河西一帶更爲凶暴。除晒太陽年節聽戲打獵外，別無其他娛樂。是父權的社會，家長有無上的權威，大家庭制，一村內多姓聚居。早婚之風盛，孩子不曾長大就做了母親，百分之九十九罷足，一生受父母婆婆之管束，無任何之自由，出嫁祇向二事，是否有田產，是否大姓，不在乎錢在乎地，一生祇知從娘家到婆家的一條路，除生育兒女管理家務外，一切任他人擺佈。

汶上縣的私塾組織

一，導言

教育本身是一種社會功能，教育制度亦是整個社會組織的一部分。正因為社會組織各部分都互相關連，所以要明瞭一地的社會組織決不能擱置教育於不顧；而研究教育的亦決不宜把教育制度割離於社會整個組織而單獨着手。這一個觀點似乎常被現代論教育者所忽略，因而引起種種和社會組織格格不入的設施，在教育行政上言是效力的衰弱，在整個社會上言是一種無謂損失。

作者在汶上縣的私塾組織中，就想應用上述的觀念來分析一個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私塾。這裏所敘述的雖祇限於私塾在汶上縣的活動情形，但是私塾却並不是汶上縣特有的教育制度。所以在汶上縣見到的情形，在相當程度之下有它的普遍性，也許可以指示出一些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型式及其轉變到現代教育制度的過程中的一般情形。在這情形中非但表白了傳統教育制度和舊有社會組織配搭的縝密，而且可以見到一個從外引入的現代教育不能被一般人民接受的關鍵。在作者看來這些是研究中國教育者及管理教育行政者所必需明瞭的事實。一個可以行施而有效的教育制度，決不能單從效法別國得來，教育的改良亦決不能單靠幾個人的理想。閉門造車的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過去研究中國教育的人似乎常忽略私塾在中國社會中發展及存在的事實和其所以發展及存在的理由。不去研究私塾，這本身已是一個缺憾，甚有因現代教育在尚維持着傳統社會組織的農村中不能發生效力而歸咎於私塾的存在，把私塾視作「反教育」的東西，不惜加以嚴格的取締，更是因果失措的舉動。當然，若是一個社會制度在一社會中尚有它的功能，及尚沒有比它更適合需要的制度來代替前，它是會在任何「取締的命令」之下依然存在的。取締私塾一方面是暴露了取締者的沒有明瞭事實，一方面反而增進了

「改良」當地教育的困難。這裏所提出的問題實是中國農村教育的關鍵，若是我們要藉教育的力量來推動農村社會的轉變以適應現在大社會的處境，沒有一個正當的，可行的對付私塾的改革是不成的。而同時現有的私塾組織却供給着創立一新的農村教育制度的基礎和模範，取長補短，從舊有的型式中去灌輸新的材料，也許是一個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

作者感覺到有研究私塾組織的需要，所以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汶上縣開始研究的工作。因為私塾是一個現存的，尚在活動的社會制度，所以研究的方法祇有實地觀察為最切實。我選擇汶上縣作研究的對象有二個原因：一個是在個人方面的方便，一個是汶上離孔子的故鄉曲阜很近，是中國傳統教育制度歷史最長，保存最久，通行最廣的區域。我名義上是縣政府的視學員，在這名義下我可以有作種種實地觀察的方便，但是汶上縣對於私塾已經有多次下令取締，所以和縣府有關的人來從事研究常加倍感到困難。要得到一方面的方便，就得接受一方的困難，人事本是如是，研究工作當非例外。

我爲了要得到正確的觀察，所以第一步是必須使被觀察的人和事並不因我的觀察而改變他們原有的狀態，惟一的方法祇有使他們明瞭我的工作對他們沒有損害的；所以我得作初步的訪問，每到一處必先設法和當地的人物作親密而坦白的交際，直到他們願意介紹我去和塾師談話，和塾生見面時，我才開始討論觀察，校核，以搜集我所希望得到的材料。

事情當然並不都是順利的。私塾在政府禁令之下，早已入於秘密結社的狀態，尤其因爲他們常受不正當的敲詐，驚弓之鳥，實不敢隨便公開。明明是遠遠傳着朗誦的聲音，而當地人士却委婉地聲辯這裏的確沒有私塾的時候，你眼前就活現着一個本是公開的社會制度沒入於秘密狀態時的情景。除了真摯的同情之外是無法進入這一個已被禁令所封閉的園地。

我在汶上一共到過二百多村子，參觀了一百五十多個私塾，二十五年一月才結束我實地研究的工作。就在這時候，汶上縣府舉辦了一個小學教師講習會，時間一共十天，對各村教師給予若干津貼，當時有若干塾師自動參加，曾分班討論汶上縣的私塾問題，若干塾師大大發表高見，這是送上門來的材料，這次的收穫也是一部分。

縣政府的檔案，雖然是散失不存，也有一部分歷史材料，加上汶上縣誌的記載，供給我們對私塾過去情形的一點參考，不過這是死材料，問題的重心不在這裏。

此外我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曾發給鄉農學校（即區分所，全縣共有十校。）私塾調查表六百份，截至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共收回一百九十七份，調查表發下不久就是私塾放假結帳的日子（陰曆十月一日），得到的數目自然更是不準確，各鄉校又祇拿這種表格當公事敷衍，是以材料的可靠性甚微，祇能作為一點小參考。調查表內共分十二項，塾師，塾名，塾址，創辦時日，學生數目，經費，教學方式，設備，畢業年數，教師年齡，教師學歷，感覺困難，此外又特別提出調查者注意的三件事：（一）此種調查完全為欲得各私塾概況，思有以補助之，改善之。（二）調查者態度務須溫和恭敬。（三）遇有特別情形，可在備註項下填寫。

我根據從各方面所搜集的材料編成是文，雖則因才學的限制不能把私塾組織的本身及其和社會其他部分的關係作一詳盡和兼顧的敘述，例如家庭組織，祠堂廟宇，及其他經濟組織等，但是我却相信在這裏我所見到的問題，對於中國農村確有相當的重要性；私塾組織不單是久已成為傳統的識字中心，學而優則仕的台階，而且在一個社區裏，常常間接的佔有了若干政治經濟的力量，成為村活動的中心，對付一切日常或非常的事態；我在研究進行的起始，就發現了這種現象；若因我這次研究而引國人對於私塾的注意，同時更能改變以往抹煞的態度，而換得了同情欣賞，再來作正當的處置，則作者半年來的工作已得到了它的代價了。

二，汶上縣私塾的沿革和發展

汶上縣的私塾到底始自何年何月，如何發展演變到今的問題，既無史蹟可查，又無籍典可考，年湮代遠，事實上已是一個懸案了。縣府保存的一些檔案，關乎私塾，最早亦不過光緒末年間的，是以這部分的材料，祇好憑靠縣誌上零碎一些記載，還有一小部分是老年塾師的追憶。

我們的着重點不是在按着年月日一無差錯的去追究私塾的起源和發展，所注意的是

思想態度，使私塾演變到今日的幾個問題。

提到汶上縣私塾的發展，就得說到二千餘年前的孔聖人，孔子不是汶上人，祇有他的六十三世孫孔用，賜衍聖公，是汶上過繼的。縣城西南三十五里，原有孔堂一處，俗稱講書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時，夜服與弟子談經於此，現在這塊古蹟早已不存，孔堂亦早已移建城中改爲聖澤書院了；此外有釣魚台，傳爲孔子垂釣處，又有夫子履，至今還保存在縣府，相傳爲孔夫子穿着過的；該城南門城牆上，又有所謂二石四輛騾馬車，亦是該地人紀念孔子而刻畫的——我們不是在考據這些古蹟傳說的真偽問題，更不能說這些古蹟傳說就是私塾發達的直接原因，這裏祇是代表汶上人推崇孔聖人的熱誠，三歲小孩都能娓娓的爲你述說這些故事，偶一談及，無論誰都承認是汶上最光榮的一頁既往，孔子和汶上總願意是分不開才好(註一)；是以讀聖人書的私塾，受民衆的愛戴是理所當然的，這或許給予汶上縣發展上一種思想態度的解釋。

民二十四年秋，政府重修曲阜孔廟，從新給予汶上的私塾一服興奮劑，是以洋學(學校)取消，私塾公開增設的謠言，遍滿鄉間，一本虫蝕不堪的破舊禮記，居然在一個廟會上售價至二元之數(註二)，這是我們親眼見到的。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孔子不會在洋學讀過書，舉過業，然而他是聖人，讀聖人書，自然得在私塾裏才是，洋學祇是反常的叛變，甚至民國都是反常的叛變，終竟真命天子會回來，私塾才是聖人以降最正統的東西。

明朝萬曆年間汶上縣同時產生了四個尚書(註三)，又在那已開花結果的私人教育機關裏，增添了太陽和肥料，更使他紅得叫人心驚，「滿朝文武半江山，小縣不大四尚書」，直到最近還是在汶上人的嘴旁頌揚着，老百姓們永遠認爲是最榮幸不過的，四尚書的牌樓，一進城門就看得清清楚楚，四尚書的成就就在這裏，不是學塾發達，從那裏來的尚書，不讀聖人書，又從那裏來的尚書。

考據史蹟，除了興廢不能悉考的講書堂以外，關乎私塾最早的記載，有明嘉靖的一點材料(註四)，從這篇的記載裏，我們見到塾舍教師設備課程教法等，差不多都算齊備了，目的似乎還是在乎識字知禮，在當時的社會情形看來，或許是很合適的，內中一切的設備，比起現在的私塾強得多了，數目自然是少得多。

此外就是康熙四十一年運河尹羅創建的南旺義學(註五)，這裏有私塾創辦和組織的一些痕蹟(註六)，我們又見到由地方發起的義學，已是「從來已久」，明末清初恐怕已很盛，不過這種規模宏大，自力建塾舍，請塾師課士子的恐怕不易多見；以規模設備而言，現代私塾自不能望其背項，以作用範圍而言，則遠較日下存在的私塾簡單，除讀書學禮外，沒有其他別的社會活動了。有清一代，除了少數的官學外，鄉黨之間多有這種私立的義學家塾，因為沒有記錄可查考，我們無從知道當時汶上究有多少。

光緒二十七年上諭令各州縣多設蒙養學堂，其教科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收三歲至七歲的兒童，七歲以上入初等小學堂；其實當時的蒙養學堂和初等小學堂都是私塾的變形，汶上藉此上諭之力，聞風增設，更是理所當然，清末民初恐怕是私塾的黃金時期了。

清代教育當局，連年增設學堂，已成經濟力窘迫，學堂的量 and 質都不足以應學齡兒童的需要；是以宣統二年，學部感覺對付困難，乃訂改良私塾規程，私塾之依章改良，叫做改良私塾，注意改良教授法與採用教科書兩點，這樣私塾的存在，更是認為公開的一件事情。清末民初，正當天下大亂，失却了官位的文武百官，正好隱退到鄉下來，潛心修養，鄉間回來了一大批失業而富有塾師資格的人物，不能下地耕種的人物，結果自然是私塾在數量上的增加；這批回來的塾師，不光是文武全能，對政治的組織，又極其內行，私塾的發展自然走到葉綠果滿枝的道上去，也自無怪乎私塾的成為社會中心，甚而作起把持訴訟的把戲了。

民國以後，洋學似乎還是沒有在汶上打出一條正確路線的可能，私塾就這樣蔓延生長下來；一切人的意思，都是認為讀書總比不讀書好，頻年內戰，縣長皆存五日京兆之心，辦學校祇是騙己騙人的敷衍場面(註七)；民國的成立，並不曾給予汶上人多少印象(註八)，對共和國無若何信心，讀聖人書，學而優則仕，早是根深蒂固，私塾的繼續繁殖，事理都說得通的。

這樣私塾就繼續發展着，一帆風順，直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才起始感到問題的嚴重！

民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黨山東汶上縣黨務整理委員會首先發覺私塾的橫行無

忌，民國以來創辦的學校，都受到私塾的影響；招生招不到還不算大事，老百姓們根本就給他一個不理，在他們的腦子裏，沒有所謂國民黨；當時經多數委員的同意，乃咨文縣政府，嚴禁私塾以振黨化教育，內有云：「禁止私塾，省教廳業有明令，各地私塾能遵令取締者不在少數，而陽奉陰違抗不取締者所在皆是」；當時是郝縣長在任，在敷衍公事上，不能不貼一張禁令，教育局開出來的禁令是這樣的：「年關私塾正在組織，一般頑固劣紳，乘機勾結煽惑青年學子，以亂其志，實行其專制之教授，貽誤青年之前途，喪失國家後盾，何堪設想……」禁令的本身足以證明教育當局對私塾情形是完全外行的，這張禁令的收效亦祇限於禁令的本身而已，到底有幾個人看到這張禁令却還是一個問題。

民國十九年，私塾鬧的太不成話了，二月十九日乃公佈取締私塾暫行辦法四條（註九）：用最強硬的手段，壓迫村長，塾東，塾師，塾生，處以罰款，想使他們就範。

私塾的繁衍並不因這次取締辦法的公佈而稍事變形，先不說這些辦法可行與否，執行辦法事實上就沒有人，一個局長，兩個督學，全縣一千三百多村莊，大的村莊，每個就有幾處私塾，縣政府的官員是絕對沒有下鄉的習慣，靠從前的區教育委員去執行又是不可能的，這些人物就是本地本土人，說不定就是塾東，老百姓們更是犯不着領一點兒獎金去舉發與他們生命有關的「上司」，對縣政府的把戲又早已看透，無非冠冕堂皇，說說而矣；城內的幾處因為近水樓台，表面看來沉靜了一些，在鄉間的，照舊是安枕無憂，不管那些事兒，最多也祇買幾本新式課程標準的教科書裝裝門面，事實上是有取締的辦法，但是沒有取締的人，一紙公文，於事無濟的。

此外零星的抗議很多，最著名的如二十三年十月汶上第一小學校長呈縣長謂學校週圍（城內）私塾林立，大多數兒童入私塾而不入學校，懇請取締；十一月又有縣督學趙逢召呈張科長究辦私塾，云貽誤兒童，影響學校，殊堪痛恨，張科長轉呈唐縣長，縣長亦不過祇批飭警澈底取締六字；復次，二十四年三月有小學教員劉秀廷呈請嚴懲私塾。我們靜心觀察，私塾被取締最重要的理由是學校招不到學生，招不到相當數目的學生，就是等於領不到錢，私塾的成立與他們的吃飯問題發生關係，是以非取締不可，至於私塾的好好壞壞，在地方上有何用處等問題，是一概被疏忽的。

二十四年春，輿情甚為激昂，取締私塾聲浪更高，縣府沒有辦好，祇好又由第五科長趙振修，重訂取締私塾辦法一份(註十)。

這次的取締辦法是比較折中緩和多了，強硬祇失却政府的威信，與事實無補；不過這仍然不能離開一種說法或一種公文的局面，幾處太明目張膽的地方躲一躲，於全縣私塾大體，無若何影響。

二十四年十月張鴻鈞氏接任縣長，對私塾重新感到熱心，起先就定下改革的三條原則：

- 『(一)無初小村莊之私塾，由鄉校或教育指導員擇優改為代用小學，俟辦有成績後，與區立初小受同等之待遇。
- (二)自二十五年陰曆正月十六日起，如不合併或改良之私塾，一經查明，由縣府處以五元至五十元之罰金。
- (三)各村所有私塾登記，訓練塾師，考試及格後，發予許可狀，改名為某村第幾村塾或學塾。』

申請合併辦法，又曾定下六條：

- 『(一)凡私塾與小學校設在同一村者，須自動向其主管鄉農學校申請，將其十六歲以下之塾生(不足十六歲)，一律併入該村之小學。
- (二)塾生之併入小學者，按其程度高低，分別插入各班受課，由鄉農學校教育主任與該小學教員共同辦理。
- (三)凡自動申請合併後之私塾，其十六歲以上之塾生，仍得在該塾內完成其學業，但該塾自即日起，不得再招十六歲以上之學生。
- (四)凡合乎此條件之私塾，如不按指定時日自動申請合併者，經查出或檢舉後，一律取締之，塾師塾東予以相當處罰。
- (五)凡應申請合併之私塾，自即日起至民國二十四年陰曆臘月底止，自動申請合併，過期延誤者一律取締之，塾師塾東予以相當處罰。
- (六)本辦法自呈准長官公署備案後施行。』

這次提出的辦法，又比上次的進步了一點，態度更是和緩得多，原則有，辦法多，

然而能辦的太有限了；一次一次的取締，一次一次的不能嚴厲執行，結果人民對縣府的信心一天不如一天，私塾也就一天天多似一天了。不從私塾實在情況着手，忽略了私塾在鄉間的地位和力量，忽略了私塾在鄉間成立的必然性，祇從取締上下功夫，收效必甚微弱，我們的主張是先明白事理，然後解決事理。

二十四年十月，教育部對私塾有感覺到調查的必要，乃發下調查簡表與統計表，內分塾師姓名，學歷，學生數，收費數，已未改良等項，令各省縣市做就填報；我們對教育部調查私塾的決心是認為可喜的，不過這種表格調查，在對付公事的表現上，究不敢確斷其收效幾何耳。

以上是汶上縣私塾的沿革和簡單的發展經過，告訴我們演變到今幾個內在的力量，以下將詳細分析私塾的本身問題，和在他環境裏產生的種種關連。

(註一)在汶上的聖人子孫，民國二十一年前，祇納二二正賦，不納一八附捐，衍聖公府，太常寺，五經博士，六品官來對縣附稅至今不納。

(註二)二區義橋集會。

(註三)兵部路營，戶部王舉和李貢養，工部郭緒。

(註四)汶上縣原誌卷二：「邑之社學建於國初者久廢至永清張公實創置之在城二區在鄉二十四區各置桂公尊學範焉大約以隙者建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左右為塾以篤員長老二人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前為習禮堂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諸童子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即授一國學畫指示令其通曉口習次為句讀堂列管氏弟子職圖亦日講口一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相熟仍講說大義約之入身次為書算堂又次為聽樂堂各有教法日脯自聽樂堂遞至習禮堂……」

(註五)南旺鎮在縣城西南約四十里

(註六)續誌卷五：

「……求所謂橫經講藝詠歌先王之風者蓋十不得二三焉非廢學也樂其俗而安其業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也郡司馬羅君測然念之謀諸衆曰義學之設所從來已久而於此尤宜因購隙地於其間口羣材鳩衆工上不費公帑下不煩民力畫宮於堵而績於成爲

堂五楹房如之兩廡稱是設砲台於西南隅備不虞也其東北則建奎文閣昭物彩也擇士之良者以爲之師東補樓之類出諸宮中重師傅也此都士子有操制舉業而來者就上舍挾兔園冊而至者就下舍條教井然向之瓜畦蔬圃一變而爲詩書絃誦之場……』

(註七)詳見「汶上縣的洋學」。

(註八)至今尚有人在借據合同等上，沿用宣統若干年等字的。

(註九)村長原有提倡本村教育之責，如該村成有私塾，該村村長可力促其解散，如故意頑抗，不服解散時，得報告縣政府或教育局，依辦法處理之。

該村成有私塾，村長不曾報告，經縣政府或教育局查覺後，該村村長即予以相當處分。

查覺之私塾，處以下各種罰款：

甲 塾東處十元至百元之罰金。

乙 塾師處一元至五十元之罰金。

丙 塾生每名處五元至五十元之罰金，或將其父兄處五日至五十日之拘役。

私塾可任人舉發，但舉發屬實，執行罰辦後，得提罰款十分之三獎給舉發人。

(此四條辦法後經縣政會議審查一次，取消罰金，因罰金載在刑律，私塾非犯刑事。)

(註十)(一)全縣境內，除較小莊村無力成辦初級小學者外，一律不准設立私塾，其較小莊村，如有私塾，暫令改良，必須授初級小學教科書，以免貽誤。

(二)凡設立初級小學各莊村及附近二里內各莊村，如有私塾，即從嚴懲罰其塾東塾師，以罰款撥歸附近初級小學添製設備，並將學生悉數送入初級小學就學。

(三)凡距初級小學二里以外之較大莊村，如有私塾，除立即解散外，責成塾東限期成立初級小學。

(四)本府除飭縣督學教育委員會對於縣境私塾隨時嚴查外，各鄉鎮莊長應負勸誥之責，如勸誥無效，立即報告，各鄉鎮莊長如有兼充私塾塾師或塾東加倍處罰。』

三，私塾學制的類型性質結構及目的

私塾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是鄉村機構內的一種有力的活動中心，在汶上，尤其是一種特殊機關，在現行教育制度不容許而實在是枝葉繁茂日在進展的一種機關；這裏我們從分類的敘述上伸展到性質結構和目的的描寫。

據一般的看法，私塾就是不動官不動公，私人設立的學塾；普通可分為四種：（一）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每年由學生完納多少錢，算為塾師的束脩，（古東補奉師為費，故納費於教師稱束脩），老師多半是失業的書呆子，是沒有辦法才幹這營生的，塾生也比較平民化，所學也比較實際得多。（這種私塾在江蘇省的吳江縣叫作「開門聚徒」）（二）義塾或是義學：這是專收貧寒子弟的，款項或由捐助而來，或由富有者一力承擔，辦學認為是一種「陰德」，教學也有點兒服務的性質。（三）書塾：多設在義莊或宗祠內，祇教一姓子弟的，在中國的北方比較不多見。（四）一家或數家設塾，教習其子弟的，由幾家有錢的鄉紳，聘請先生，別的親友的兒子也可以加入；這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因學生父兄們的想子弟做官而聘請了先生，富有者一家就可以弄一個老師，因此又叫作家館。從第一種到第四種，論範圍是愈來愈狹小，其「私」的成份也愈來愈顯著，不過常常一個私塾包含有一種以上的意義，其界線也欠明顯。

此外還有晚間補習性質的私塾，已採用學校設備的私塾，還有些是和小學沒有多大分別的私塾，或叫作改良私塾；在我們研究汶上的私塾中並不多見；這樣假如要給私塾下一個定義，如說是教孔孟書的，或是和學校不採用同樣的書或是不同教法的，都不能叫人滿意，也是最不合適的。

私塾的定義不容易下，因為他的種類複雜，範圍廣闊，在我們研究汶上縣的私塾中，其組織範圍性質更為複雜，是以研究也倍加困難。

研究汶上私塾最使我們驚異的就是一個近乎教育制度的完成，等級分明，各有特殊的目的和希望。在現階段的學校制度裏，現行的有大學中學小學，這裏有「書局」，「私塾」，「蒙學」，現行的有師範學校，這裏有「大學私塾」或曰「私塾大學」，兩相照應，成

爲嚴整的對比，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在一個地方裏同時推行，這種現象，別的地方恐怕不易找到。

我們說汶上縣的私塾自成爲一個體系，並不是過甚其詞，不過界線沒有學校系統的那樣明顯也是事實的，往往「蒙學」和「私塾」是合辦的，「書局」和「大學私塾」也是合辦的，在這種情形下，就具有一種以上的目的。一切私塾沒有畢業的年限，從此塾升至他塾，並不若由小學升至中學或大學那樣循規蹈矩，也沒有嚴厲的年齡和資格的限制，無須經過考試轉學等手續，亦沒有留班降級等情形，塾生之加入各種的私塾，最關重要的是家境狀況和出路問題，此外年歲智力作文讀書等是其次的。

從塾師的談話裏，你就知道他的私塾是什麼性質的：或是單純的蒙學，或是幾種的集體；普通是集體的居多，一個私塾十多個學生當中，就有從七八歲到二十三四歲的；因爲是個別教授，在進展上沒有什麼防碍。塾生各有各的志趣，各有各的功課，上下長短在一教室裏沒有什麼衝突，如某塾師說這裏已有兩個孩子「滿篇」了（即開始作文），意思是這個不僅是蒙學，而是比蒙學高一層的私塾了，又如說這裡有兩個孩子真「不腦」（不錯），已經進「大學」了（大學私塾），或是說這些都祇是「順口流」的孩子，意思是這僅僅是蒙學吧了。談話的頭一句，你就知道那私塾的性質。

各種私塾有程度高低的不同，目的也就各各不同，茲分述如下（這種分析祇是從教育立場而言的，至於教育以外其他許多關連和意義，容後分別討論）：

（一）蒙學：這是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家境貧富不等，希望也互相差異；當中還間有少數的女孩子，女孩子最多祇在蒙學裏混混，到了較高程度的私塾，你永遠不會找到的，女孩子不做官，沒有求深高學問的理由，識幾個字已是了不得的了。蒙學裏的課本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歲數大點的添本東萊博義，龍文鞭影，雜字本，幼學瓊林，女孩子唸唸女兒經，烈女傳；讀書方法祇是「唸書歌子」，意思就是祇高聲朗誦，不求明白其中意義，教師亦永不講解隻字，背誦無錯，就算全美，發音正確就好，連字都無須乎認得，土話叫作「順口流」；我們常常聽見孩子，把三字經唸得爛熟，倒轉來也背得過是的，不過假如你隨意打開一頁，指出一兩個字，小孩子完全是莫明其妙，說老師不曾這樣教他。除讀書外，還有「寫做」一門，年紀小的填填方格字，年紀

大點的臨臨帖，算是了不得的了。

蒙學的目的是「管管孩子」，「學學規矩」，「孝順父母」，「尊君敬孔」，讀書認字是管孩子的方法，祇是一種工具，不是一種目的；這種年齡的孩子實在最難管了，有點錢的父母，樂得送上私塾去，省得自己操心；是以蒙學裏老師優劣的標準，以其管教的嚴寬為依歸，管得嚴，學生怕，不敢逃學，是唯一無上的好先生，最好的塾師應該是一個閻王爺，別的條件一概不論，由這裏製造出來小人物的是「品性高」，「少年老成」，「知禮義」。

(二)普通私塾：這是十三四至十七八歲的孩子，「實用」「做官」成為兩個重大的目的，用的書籍有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平常叫作「四書」，此外古文釋義，古文觀止，論說指南，也是常用的，年長一些的再添上龍光詩經，禮記，二論典故，二論引端，左傳，告子。起始的時候，還是照樣「唸書歌子」，「順口流」，一本書非唸上三兩遍後，照例是不開講的，最低的限度也先得把四書唸得爛熟才有辦法，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小子年幼不懂事，講解也沒有用處；以我們的觀察，塾師的缺乏講解能力，有時也是其中的一個理由。此外還有一種迷信，認為是一本好的書，如論語者，就得讀上五次後才好開講，每讀一次有一次的好處，滋味意義全是不同的，這樣讀上五六年書聽不到講解隻字是平常的事。

讀書的方法是這樣的！老師用一片長約一英寸，寬約三英分的長方紙條作為分段的記號，每天早午晚分三次授課，土話叫作「號」，如每天三號，意即每天分讀三小段書，號的長短視學生的能力及能量，每個學生都是不同的，此法據說是孔聖人傳來的，汶上縣一切的私塾多沿用這種方法。

除死讀書外，還有所謂「滿篇」，意思就是能夠把黑字填「滿」在一「篇」白紙上，有一些人叫作「課目」，等於我們的作文。從入學算起，也得十年才能「滿篇」，自學生開講後就有這種「課目」，大概是每五天一次，到時老師把題目高高貼在牆上，他本人就等於放假，可隨意外出探訪親友，辦理私事，有時我們找到一個私塾，塾生們拿着筆管，戰戰兢兢在那裏咬字，可是沒有老師的影兒，旁邊就有人說今天是趕上課目；塾師辦理私事畢，到時回來收卷就是了。「破仿」是改文章的意思，這是老師的工作，作文的時候老師

放假，作文完後，老師就忙起來了，這還算平等待遇；平常每生有一本作文簿，首頁有自己的名字，此外就是「課目」二字，經先生更正圈點後交還學生保存，文體是一律文言，八股文也是常見的。

讀書課目是兩件升官最根本的工具，實用的東西有時也有一些，如珠算，信札，請帖，訃文，對聯，橫額一類的學習也是有的，然而這總覺是附帶的，不能算作正當功課，地方上特別有錢有勢的子弟，是不願意學習這些的。

普通私塾的目標，除了繼續管教孩子外，還有所謂「認字」，「實用」，「作文」，「明理」，「達義」，「恢復清室」，「進官食祿」的種種意義。

(三) 龔局：這是十八九歲以上甚或有二三十歲學生的，六區的崔莊，我們就見過有近三十歲左右的學生。雖然不能說明全縣共有多少，數目想祇在三五個間，是以塾生不能全是本村本莊的，來自別村別處的佔多數。龔就是燒的意思，塾生遠道而來，不便回家吃飯，「負笈」與「負糧」，辛辛苦苦來到學塾，衣食住行都在那裏，普通自己燒飯自己吃，龔局因之而得名。塾生也有管塾師吃飯的，每日送上兩次，普通先生祇用學生送上之「饈饈」，而不忍用學生之「菜」，給先生預備的菜祇是擺擺樣子，每天挪來挪去，做個樣兒；有一次我正和一個老師交了朋友，時間又正是中午，他一定要留着吃午飯，客氣了一陣，我終於入席了，席間除了塾師外，還有一位鎮長，老師特別為這外來的人客添了一碟「炒鵝子」，此外還有豆腐菜，醬菜蕪，客人是三樣菜都嘗過了，老師和鎮長祇是吃蕪蕪和鵝子，沒有請客人用第三碟菜的意思，起始自然是驚異，飯後經過間接的查問，才知道這碟菜是學生送給老師的，祇是擺樣子的菜，一日兩頓，老師祇是用他自己的醬菜蕪。

龔局裏書籍的採用也比較嚴格得多，詩經，書經，易經，禮記為其中最常見的，作文分八股文呈文兩種，此外五言七言也頗為注意，呈文是為解決一部分學子實用的要求，入股和詩是為「狀元」的預備。據張縣長告訴我們，汶上訴訟之風極盛，呈文也寫得最好，鷄毛大點事兒非寫到叫你立即坐堂問案不可，這點我們認為是龔局的成功；入股文是被認為最有希望的東西，是「一子受王恩，全家食福祿」的台階，清末諭旨廢後，在汶上却好好的保存着，老師仍然是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虛股，中股，後股，

，的教導着，批閱着，這已有五百餘年歷史的東西說不定還要維持若干年，我們在九區結山家營一處搜集得若干，其命題有「月無忘其所能」，「學而優則仕」，「敏則有功」，「勞而無怨」，「欲治其國家先齊其家」，「克明德」，「苟日新」，「使無訟乎」，「揜其不善」，「視而不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國興仁」，「爭民施膏」，「見賢而不能舉」，「舜好問」，「半途而廢」，「視之而弗見」，「一戎衣而有天下」，「武王周公其遠孝矣乎」，「取人以身」，「尊賢則不惑」，「嘉善」，「事前定則不困」，「曲能有成」，「可以前知」，「待其人而後行」，「遠之則有望」，「內省不疚」，計共二十八篇，今更擇有名山起乾所作者一篇，抄錄如下，其命題為「學而優則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得自九區山家營一私塾。）

「學至於優，能仕必矣，夫學貴始終，優則不易也，乃優則仕焉，其學不更微於實功哉，且乎立志為仕者，雖從事於學，誦讀未見其有益，縱委質從王，必不能實行所學之理也，乃通古今之情，會人之理，口誦心維，涵養純熟，於人已已默然於心矣，雖治民之繁要，不得不於學之貫澈，而預推其堪為冢宰之職耶，如是而優則學矣，夫人之立志，豈必不先計及於學乎，然而學將何以至於仕哉，吾試言乎優，夫優學之極也，生平積學有年，綱常已裕，倫理已熟，其所以推己以治於人者，必能見用於斯世，抑優學之致也，夙昔勤學有日，心有感於安懷，身每急於先勞，自可出行於當時，由是觀之，學而優則仕矣。」

這篇入股文不單是告訴我們政府下令禁止後三十餘年的東西，仍然很普遍的在那裏流行着，政府的法令威信先不說，民國以後的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其影響是否已達到了離城市較遠的鄉間，這些問題平常都沒有注意到。

「學而優則仕」成為這種私塾最重要的目標，代表一個中心的思想，「生平積學有年，綱常已裕，倫理已熟」，就夠資格治人了，到時不能榮升官位，即是「天也」「命也」，非讀書之過也。

（四）私塾大學：私塾大學和塾局往往是難於分別的，都有人才教育的意思，在一個私塾裏頭，兩種學生兼而有之，一種是塾局的，預備揚名聲顯父母的，一種是私塾大學的，經過相當訓練後，出來另立門戶，當塾師的。前者比較貴族，後者較為平民，兩條

都是出路。是以我們說私塾大學有點像我們的師範學校。二者所習功課，大致相同，當塾師的大概得添上一些實科，應付老百姓們的需要，這些人物永遠是爲人尊敬的。

以上敘述到各式私塾的內容，課程，書籍，目的，教法亦已提及，使我們充分覺到一個教育制度，隱藏在汶上縣的鄉間，我們知道「六三三」，却不知道在鄉間占有極大勢力的無名學制。

四，私塾的創辦人

據汶上一般人的意思，認爲洋學堂無疑是應該官辦的，老百姓用不着管；私塾却是老百姓自己的東西，縣府也不應該去管的。中國自孔子以降，私人教育大興，官府從來就不干涉這樁事，連教人讀書識字都不許，那真不知道是什麼官了。這樣就有所謂「漢學」的說法，是「洋學」的對稱，又有所謂「民學」的說法，是「官學」的對稱；到鄉間查學，就有人問是查漢學民學還是查洋學官學的，你說查洋學的他們就高興，說查漢學的，他們就皺眉；洋學堂和私塾永遠是對立的。洋學堂教員們的看不起私塾，正如塾師塾東們看不起洋學一樣，互相衝突，互相攻擊，辦漢學者利用地方的勢力去壓抑洋學，洋學也借縣府的名譽在掙扎，官府裏的大人們祇在那裏出禁令取締，辦私塾者是用一種消極的方法在抵制，你來我退，你退我來，由明辦而偷辦，由偷辦而明辦。至於私塾和洋學如何衝突，我們以後單有論及，現在先來分析一下創辦私塾的種種人物。

汶上縣的私塾以塾師自行設館招生和一家或數家設館而招其親友子弟的兩種居多，義學很少，書塾差不多沒有。兩種的起源或許不同，而發展上是差不多一樣的，創辦之始就有所謂「塾東」「邀東」等等的人物。

汶上既然認定了私塾爲正常的出路，洋學不過是變態反常的組織，是以地方上的力量大部份放在私塾身上，創辦私塾的，十之八九是村裏有錢有勢的份子，沒有一個人願意開罪這些人物，就是縣政府直接管轄的小學教員，也不敢明言和他們作對的私塾在什麼地方；研究的時候實在是發生困難了，這樣就得找到鄉長，莊長，鎮長，保長，街長，或是社頭，不幸常常這些就是所謂「塾東」，自然沒有痛快地讓你參觀研究的意思，

害怕你走漏消息，取締，作難，還害怕你要花幾個「黑錢」，迫得急了，就祇說是叔侄兒女們在一塊「寫寫做」，讀讀書，祇是「家館」，不是什麼私塾；對付這些人物，常常得軟硬兼施的，起先說的是好話，說是縣府絕對沒有取締的意思，認識幾個字總比不認字好，我們知道實在的情形，回去給你們幫忙，辦理良善的還給予相當獎勵；比較老實一點的人就會給這些話套住了，半信半疑的領你去參觀一兩個私塾，告訴你一些頗為有用的消息，狡猾點兒的，照例是一面支吾，一面求饒，說祇是幾個小孩一塊玩玩，不讀什麼書，這樣你就知道應該什麼時候強硬一下，擺出個官樣，如經查出，定然嚴辦，等因奉此一下，這一來，成功的條件是多了；再不然就得脫下縣府的黑布制服，穿上長袍馬褂，到「禮讓」店一坐，或是找幾個鄉農學校的學生談談，話匣子一開，許又得到一點兒端涯；再不然就得在大街小胡同來回兜圈子，隨着讀書的聲音找去，準沒有多大錯兒，不過這是下策我們不常用的。祇要和創辦私塾的人會見，已是熬費了苦心。

先說塾東，前文經已言及，這些人物不是紳士就是地主，再不就是曾在外做官告老回家的大人物，或是現任的鄉莊長，誰都知道這些人物和地方的關係最深，最得地方的信仰，一旦舉動起義，是沒有不水到溝成的。他們認為辦私塾是一種德行，對後輩的貢獻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有價值的了，常常因為這樣不知費盡多少心血，就是賠錢也樂意幹的，這樣會得到很好的名譽；父兄，買賣人，塾師本人兼任塾東的也有；父兄是為子弟輩着想，買賣人就在實用方面着想，塾師自行招生，那多半是因為錢。塾東的工作雖則沒有規定，多半是請塾師，找房子，弄點開辦費，收拾一下房子，給老師置條棹子凳子，如屬請來的老師，還得訂明一年束脩的數目，如到期收不齊，這是塾東的責任，當中也有管先生吃住的，不能一概而論。

隨着塾東而來的就是塾師，塾師的詳細描述，以後單有討論，除了曾任大官退隱回來的不算，普通一般，家境比較窮苦，從沒有任塾師致富的，不過在鄉間雖不能說是富，總比一般百姓好得多；當中比較有能力有抱負的一些，包攬村中內外大事，成為村中的理想人物，在這種情形下，教書就變成極其不重要的職務了。塾師多是本地本莊人，除非甚有名望，到別莊執教是不受歡迎的，塾師又多半是塾東的一些親戚友好，再不就是知名之士，對地方的情感再融洽也沒有了，辦起事來自然是頭頭是道。

隨着塾師而來的還有所謂「邀東」，這種人物正等於招生課或是各學校的招生委員會，這些多是地方的「老土地」，最熟識左近的情形，他知道某家有某孩子，某家有幾畝地，年中出多少麥子高粱，除養活一家幾口外，還剩下幾個錢，這樣他就知道你那孩子每年應交多少學費，買什麼樣的書籍紙章，學生們的家境狀況都在他的腦子裏，那種調查都沒有他清楚；這些人物，能言善語，把孔聖人的一篇大道理，說得你心癢神會，讀書怎樣的揚名聲顯父母，「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什麼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等神童詩背得爛熟，祇要你家裏有個像樣的孩子，還剩下幾個錢，沒有不叫他說得口應心服，把孩子趕緊送到私塾的。邀東不受薪金，他的好處祇在吃喝上，第一次聘請老師，得擺上一席三塊錢的酒，是塾東花的錢，這樣塾師塾東邀東們在一塊吃吃喝喝，或許還請上家長和地方上的知名人物，自然是聯絡感情的意思；塾生入學之初，又有輪流請先生吃飯之舉，邀東又是內定的陪客。總而言之，他是招生的，是介紹人，到時催繳學費，也是他的分內事，隨了吃喝的好處外，還落一點好名。

隨着邀東而來的就是塾生的父兄們，既然花上了一筆款把兒子送到了私塾，目的自然想把孩規規矩矩的養成個人，「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一舉登科目，雙親未老時」，逃學，躲懶是不容許的，這樣用不着別人強迫，父兄們早就當起訓育主任來了。鄉間除了例定的節日，物質的引誘比較少，公開的假期長，逃學固為不多，父兄和塾師的合作，給予行政上不少便利。

最後說到塾生，這自然是遠親近戚相好朋友的子弟，是無可無不可的人物，除年歲較長的外，多半是被動的，被管的，欲治人先得治於人，在治於人的當中，自然是表示着相當的不高興，尤其年歲較小的，整天關在私塾裏頭，從早晨坐到晚飯，比他較為窮苦的同伴們，整天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多麼自由活潑；教師嚴厲的，說不定什麼時候挨頓打，挨頓罵，讀書寫做又得處處留心，覺察到讀書是進官發財的塾生也有，數目是太少了；不過塾生的態度如何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私塾組織整個的重心不在塾生上，他們祇是不能不要的配角，多半的活動是在塾東和塾師身上的。

以上提氣塾東，塾師，邀東，塾生的父兄和塾生五種人物，有少數的私塾還有一個

近乎管理員的人，幹的零零碎碎的跑腿工作，不關重要的，這樣完成我們對私塾人物的分析；由興趣相似，關係相同的集團而形成的私塾，是一種力量，一個活動單位，一個社會組織。

五，從私塾的設備上說到塾生的支出和塾師的收入

這裏我們願意先從私塾的發現敘述到私塾的外表，而從外表設備，說到塾師和塾生的經濟狀況，以完成整個的分析。

私塾既然走到了近乎秘密結社的形態，他的所在地是不容易叫一個外人好好得知的，到底私塾在什麼地方？遠遠聽到朗誦的聲音，而不知私塾的所在，辦「漢學」的人，把這東西擺在院子的最深層，曲折環旋，叫你莫辨西東，沒有塾名，沒有招牌，更沒有招生廣告，就在這種極其不叫人注意的民房裏，十來個塾生，幾把破椅棹，長短大小全不一律，東南西北雜亂的擺在屋子裏，乍從太陽地走進去，黑暗到叫你害怕。塾址找到了，請看他的設備：

設備的煩簡視私塾的性質和塾東熱心的程度兩個條件而定：熱心有錢的塾東借出幾間北廂房都可以，家具還許是齊全的，祇要多放進幾張棹子就成爲教室了；私塾的教室並不和鄉間有錢人的客廳有什麼分別，祇是多幾個小孩子，棹子板凳是隨便安放的，有時湊巧遇到放學吃中飯，在裏頭談上半個鐘頭話，還不知道那就是所謂課室；十來個小孩胡七亂八分佔在屋子的各方，不是團體教授法，老師講祇是給一個學生聽，用不着所有的學生同時看見老師，這樣設備就不成爲問題了；課室只是普通的民房，不然就是公產廟產，沒有一處特爲私塾而設的塾舍。

蒙學的設備是最簡單不過的，祇要有一間民房，土造的，容得下幾個小孩子，給老師買條板凳，買張把棹子，再來條高粱莖子編造的床，一切就算齊備，塾生各人自掃門前雪，自己預備棹椅文具書籍，一個私塾就算成立了。

話不能一概而論，當中也有遠比洋學設備好的一些私塾，二區徐村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徐村在二區算是數一數二的富村，村內居然有二千多塊錢一畝的地價，（平常每

畝值百數十元) 這個私塾就是鄉長本人自辦的，經過若干曲折方到得教室，教室前是小小的一個園子，花草山石金魚都有，尤以菊花為最好看，課室內大小黑板，粉筆，粉擦，新式課程標準教科書，四書，石板，算盤，數學練習簿，飲具，椅棹俱全，比洋學的設備好上幾倍，兼有私塾與學校之長，名之曰「私塾學校」亦無不可。

高級私塾的設備，當然比較複雜一些，至於有學生燒飯寄宿的塾局，就得多佔幾間房子，塾生的起居飲食，簡陋是簡陋，總得有塊地方，教室也很比較大一些，除滿堆線裝書外，常常還有些碑文，字帖，格言，對聯之類，孔聖人像也常常被發現的，「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書成蕉葉文尤綠，吟到梅花句亦香」等含有教訓式的句子，是最普通一些。

大體看來，私塾的設備究屬簡單，可以隨時遷徙搬移，如認某處為不甚方便，可於三數小時內遷徙完畢。光是塾址，已使查學者有神出鬼沒，變化莫測之感，要取編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我們收到的一百九十七個私塾調查表中，其全年經費共八，〇九四元，每塾每年平均為四一・〇九元弱，常年經費的意思即等於塾師全年的收入，最低之二塾；全年各祇的十元，塾生各四人，最高者全年一百六十元，有塾生十二人，以上是調查表告訴我們的；據我們所知，三區南旺有宋照壁辦的一私塾，每年有四百餘元的進款，劉鳳恩辦一處，塾生十五六人，每年亦有百五六十元的進款，四區傅村集一處，每年有三百元上下，塾生多二十歲左近的。

塾師束脩的多寡有五個決定的條件：(一)所收學生數目。(二)私塾的性質。(三)塾生年齡大小。(四)該區的經濟狀況。(五)所收學生窮富的關係。學生數目多，學費隨着收得也多，蒙學的小孩子自然比二三十歲的塾生納費少；又如二區的私塾雖多，可是地方貧瘠，私塾是不值錢的，三區是最富有的一區，私塾的風頭也最健；學生家境的貧富，也儘有很大的關係，同一私塾，每個塾生納的費用都不一樣，富足者多拿錢，貧苦者少拿錢，你拉到幾個有錢的塾生，收入也就多。不過每到年底，塾師往往收不到預定的數目，能收到八九成就算不錯，塾生多分期付款給學費，但是收成不好，到年底也實在拿不出來，一家或數家請塾師的這事情不會發生，如屬塾師自招學生的那種，事情就困難

多了。

塾生全年的開銷也是極饒興趣的一個問題，上頭經已提及塾生納費的多寡是根據年齡的大小，家境的貧富，程度的高低等而定的；平常七八歲的蒙學小孩，每人每年須納五六元至八九元，每年或隔年遞增，到十七八歲，最少亦得納一二十元。遼東除招生外，他最大的任務就在這裏，某生某年應納若干，某生應增，某生不得不減，某生今年家裏多種了幾畝田，多養了幾條牲口，或是水淹了三大畝，家裏死了人，這些事件都在他腦子裏繞圈子，這樣入學就得像買件東西，賣主開個價錢，買主還個價，相方同意就開始交易，不然就「吹」。

以上是正統的開銷，此外還有附帶的「苛捐雜稅」：開學的頭一天有所謂「貧見禮」，拜見老師，自稱門生，總得要行個禮才好，普通「貧見」是大洋二角，你有錢可以多給，多給的結果，塾師會特別優待一些你的子弟；此外每到端五，中秋，過年，塾生原都應請老師吃個菜，送個禮，這樣辦很少，老師本人也多不歡迎，結果多半是「折乾」，折乾就是把應請老師吃飯或是送禮的錢直接送給老師。端五中秋，新年，每次得送上兩三角，各人方便，家長塾師因此得以維持友誼，表達教育兒女的謝意，每年這樣來幾次，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開學之先，塾生各自預備椅棹，文具很簡單，書一兩本，墨一錠，硯一方，筆一枝，習字本二冊，到時往私塾一送，天大事就算完了，花的錢共計不過幾角，祇要讀書知禮，父兄對這點小意思是不在乎的。年歲大點家境較豐裕的塾生，有時還輪流管先生吃飯，過時過節，老師到什麼地方看天戲，塾生也有管套車，或是花點零錢的，總之祇要先生教得好，管得嚴，一切易於商量；塾師和家長的關係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感情自然是重要，親戚友好的關係自然重要，不過錢也是相當重要的。這樣看來，兒輩不上不花錢的洋學堂，而偏要往這花錢的私塾裏闖，除了經濟外，顯然還有其他的理由了。

六，塾師

塾師的能力思想態度，是極其重要的，和村中各份子的關連，整個經濟結構的維繫

，都有相互的影響。簡明的分析此種現象，是我們這段的目的。

塾師年齡分析表

年齡	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69	70-74	不詳	總數
人數	1	4	12	27	7	39	15	30	19	23	20	8	11	197

塾師履歷分析表

履歷	私塾出身	秀才	班義調業練	縣小立學高業	曾任長小教學員	省立立業師業	縣立養單成師	曾任縣長	文庫庫生	醫學察舉大業	清童生	清文生	不詳	總數
人數	90	1	4	5	3	1	4	1	6	1	3	1	78	198(註)

(註：四區鄉新庄有一塾二師者一處，共198人)

上列的兩個表是我們從一九七份調查表中分析出來的。第一表告訴我們塾師中約有百分之二十六已到了六十以上的年紀，是清同治年間的人物，民國成立時，他們已是近四十的人了；四十歲以下的亦約百分之二十六，其他百分之四十八在四十歲和六十歲間。

第二個表告訴我們在一二〇個填寫履歷的塾師中，有九〇是個私塾出身的，佔百分之七十五。這些人物，多是從來不曾離過家，不曾受過任何新的陶冶，他們的思想永遠跑不出鄉村環境，中西文化的衝突，不曾落到他們身上。幾十年前，他的老師怎樣教他，他還是怎樣的教人，默守繩法，不出亂子。從這表裏，我們同時見到一件相反的事件，曾接受過新教育的人，甚有曾當過小學校長的人，也有回去當起私塾老師的；汶上縣自民十八年後洋學和私塾就起始發生強烈的衝突，曾和私塾血戰沙場的人物，洋學的校長和教員們，終竟投到對方的旗幟下盡忠了，生活的鞭打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過我們相信原因不能是這樣簡單的。

調查表不曾告訴我們的事實很多，曾在外作官，現已退隱回鄉執教的，據我們的估計，最少約佔百分之十；當塾東的更是佔有相當的數目。這些人物才是私塾中的佼佼者，爭權奪利，把持訴訟，處理村中日常非常事能，多半是這種人幹的。

普通的塾師並不如此，在我們和塾師接觸談話中，發現大部分還在那裏作「皇帝夢」，沒有一點民國的痕跡，他會告訴你乾隆遊江南經過汶上時的詳盡史實，在那裏題過一個字，寫過一首詩，夫子的履怎樣遺落在汶上，一雙失掉了一隻的原因，已經走到故事神話的路上了，提到國家大事，他就問你宣統是否還活着，什麼時候要回來，現在是什麼人做皇帝，他稱你為老夫子，和你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他的思想還是前幾十年他老師的思想，點塵不染的，頌揚古先聖賢，頌揚讀書知禮，處處代表我們典型的老先生。

民國後的塾師是比從前的好還是壞，我們無從比較，不得而知，沒有比較的材料。我們祇知道一點，從前有鄉試縣試，升官發財就在眼前，環境就給予你刺激，祇要你「學而優」，除非是命運太不好，是沒有不「則仕」的，這種刺激的繼續存在，多少鼓勵驅使着讀書的空氣，祇要家裏能維持你吃飯，就可以奮發讀書，讀書的人多，中選及第的人少，一個秀才已是了不得的人物了，按這樣推算，要設館教學，須得經過相當的競爭，根據適者生存的定律，從塾師的質上說，從前有鄉試縣試時的塾師是應該盼望好一點的。

科學廢後，考試制度隨着改變，在政府極力提倡「洋學」的政策下，私塾不能不受相當的影響，學而優則仕的說法，多少有點動搖了；結果真真肯下工夫「求學」的人愈來愈少，敷衍混飯吃的人愈來愈多，在農村經濟破產之下，謀生自非易事，在鄉間每年能混上百數十塊錢，已是很有出息的人物了；在這種情形下，私塾仍舊為大眾所歡迎，這樣塾師的量恐怕是增加了，質却不敢說。鄉間之需要塾師是迫切的，塾師的需要吃飯也是迫切的，結果祇要稍為認得幾個字就有當塾師的資格，尤其蒙學裏的塾師是如此；在我們遇見的塾師中，也就有連最普通的字都寫錯的，查看塾師批閱的作文卷中，往往發見錯誤百出，塾生「開講」的時日是愈來愈延長，恐怕塾師本人就不會講，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實，不足稱奇的，不過以中國文字的造就而言，塾師的程度，無論如何比小學教員的強得多，地方對他們的信仰也大得多。從這段的敘述裏，我們敢說塾師的選擇是與整個經濟結構的變遷有關係的，經濟困迫，無以為生，為師的人自然是增多了。

上文經已提及，塾師多就是本村本莊人，和塾東的關係很密切，許就是他們的親戚愛好，有因看見朋友失業才替他設法辦個私塾教教也說不定的；在這種情形下，關係自

是更複雜，其對付地方的力量也更豐富，遇事辦事，遇問題解決問題。鄉間一個組織的成立，是極其複雜的。

七，私塾的管和教

據一般的說法，孩子送到私塾是送給先生「打」，「三狗，你又在那裏搗什麼亂，作興明天就像老二那樣給你送到王老師那裏，不打治不了你這塊賤骨頭。」有些母親，就拿塾師去恐嚇她們的孩子，正如南方用「熊人爹」去停止小孩的哭聲一樣；不打是教不出好孩子的，汶上人充分相信愉快與痛苦的一條學習定律。不怕父母的孩子多着，不怕老師的孩子是少有的，不怕打的孩子更認爲一輩子沒有出息。父母們是樂意把孩子送到師塾裏，樂意給老師打，老師打重了，也是活該，父母心裏痛，也不敢說出半句埋怨的話，孩子是自己的骨肉，自己捨不得打，送到老師那裏，不是老師的骨肉，可以盡量打，尤其在蒙學裏，「打」幾乎成爲老師最大的功勳了。在蒙學裏，訓育和教育完全是一個東西，要教一個孩子學好因之而傷害其身體是一件最正當的事；去年（一九三五）的五月，二區張吾就遇到一件學生跳井自殺的事情，姓徐的一個塾生，讀書讀不好，常常給老師打，父母放任，結果走上了這條路；這種事情是少有的，重打受傷的，究屬有限。師生如被認爲做錯了事，如打架說謊之類，最普通是打手，罰跪，罰叩頭，眼睛週圍畫個黑圈，頭上頂着滿滿一盆水，不許動，不許洒，當中也有罰寫字，罰背書的。

上課時間一個個塾生不同，私塾一大清早就開放，你來了，就坐到書棹旁邊，高聲朗讀。塾師多半是不早起的，假如昨天晚上號給你的一段書讀熟了，大可以晚到一點；老師起來後第一件事就是輪流到他跟前背書，背過了就可以回家吃飯，河東和河西吃飯的時間是不同的，窮富也有分別，有一天吃三頓飯的，也有吃兩頓飯的，鄉間又沒有時鐘，是以上課下課全沒有準確的時間；普通早上九時回家吃飯，十點多鐘回來，回來後不是寫做就是號書，下午二時放第二次，再回來就留到下午六點鐘；每次回家或回來，按例是得給先生作揖問好，有聖人圖像的，還得拜拜聖人，孔聖人的造像是不許擺設的，理由是不敬，平常是立一個牌位，寫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等字樣。塾生在塾的時

間每天約八至十小時，老師却不一定都在塾，在外應酬點什麼，辦點公公私塾的其他事情，一耽誤就是一個上下午，有時我們探訪到塾師外出的私塾，那亂真亂得可以。老師出外回來，快到門口，總是咳嗽一聲，使學生安定下來，這時候朗誦的聲音又代替了喧嘩的聲音了。塾生却是不能無故隨便出入的，除了大小便外，別無正常外出的理由，講究的點私塾，門口掛個小木牌子，「出恭」是一面，「入敬」又是一面，每次只許一生外出，塾生數目多也有用竹簽子的，這算是管教甚嚴的了。

上文經已提及，塾生是無定期畢業的，亦無所謂升級降級，根本就沒有所謂級，隨來隨讀，歲數大了，就換個別的私塾；然而到底一個塾生每年讀幾個月的書，却是值得注意的，不過我們得到的材料，並不足叫我們下一個確切的斷語，每個私塾都有點兒兩樣，各自走各自的路是的；先生高興的時候，盡可以多放三五天假不算什麼，父兄願意他們的孩子多休息幾天，或是家裏忙着一些悲劇喜劇，又盡可把孩子隨時叫回去，結果不單是每個私塾的假期不同，就是每個塾生的假期也不同，這完全以老師和父母的方便為決斷；貧寒點的孩子，遇到農忙時節，就許要幫點忙，少讀一兩個月的書，富裕點的亦可以隨時請假，丁點兒事情都可以作為理由的，下雪刮風，不舒服，天氣冷，家裏來了個遠親近戚，父母生日等，都可以作為不上學的好理由，要統計這些是沒有辦法的。塾生的遲到，早退，缺席，告假，却並不成為嚴重的問題，各個塾生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文章，聽自己的課，對他的同意是無多大影響的，不上學祇是自己吃虧一點而矣。普通父兄既然花了錢，又熱望子弟們成人進官，是沒有任意使他們不上塾的。

各塾生有各自的假期，這雖然是事實，公共的假期也是有的，這些都是塾生最快樂的日子；以陰曆作標準計算，平常塾師是臘月接受聘書，明年正月十六後才算正式開課，不過關到正月底也是常有的事；上學後一個半月的光景，就到三月十日的清明，清明一掃墓就從三四天掃到七八天；清明完後再讀一個月書就輪到端五了，五月五也是好日子，沒有一家不在高高興興的忙着過節，塾生們照例又得玩三五天；貧苦點的塾生，端五過後，就輪到麥收，免不了要下田地幫兩三個禮拜忙；讀上三個月書後就到中秋，這是沒有一個中國孩子會忘記的日子，骨肉團聚比讀書重要得多了；孔子聖誕（八月二十七）是隨着中秋而來的，私塾裏總得有相當表示，仰瞻崇敬聖人的心；八月底是秋收的

時節，窮苦點的孩子，又得停些時間了，八月這個月不是讀的；十月的頭三天是上墳燒紙，私塾結帳也就在這個月舉行；帳結清的十一月底，就得籌備過年，很少私塾能維持得到臘月初的，解聘的塾師，更是提早放假。——這樣我們計算一下，一年裏頭，剩下不了幾天讀書的日子，窮苦的孩子，讀上七八個月的書，算是很好的了。

私塾的個別教授法減少了不規則假期的嚴重性，是各不妨礙，各不侵擾的；洋學裏缺上一兩個星期的課，就不容易追補，在鄉間是極其不合適的。所用的方法完全是注入式，正如管訓孩子一樣，不許這樣，要那樣，完全是先生作的主，學生是無權過問的；管和教是採取同一的方法，同一的步驟，先生給，學生受，老師給甲生一些東西，給乙生是完全一些別的東西，分別個性，給予不同的管訓方法；老師是萬能的，是沒有錯的，你不能提出一個問題，一個異議，你不要這樣辦，人就說你犯法。

這裏是談不到學生自動的，更沒有什麼叫教育心理，課室管理等等；總之教材就是這些，三字經百家姓等等，教師讀一句，你就隨着讀一句，分成小段，每日兩三次，讀熟了就背誦，這個關一過，書是算讓你讀通了。開講的時候是一句句一字字的解釋，注重熟讀精讀，含義和聲韻是應該注意的，除了教入股文五言七言對對子外，別無什麼形式和結構，正和管訓一樣，沒有規程，沒有規則，沒有記載，更沒有任何的統計表，學生的品行學業，都在先生的腦子裏，好好壞壞，任由先生說。少數的塾生，整日和老師一同生活，長時間的接觸，一切好醜都叫他看得清清楚楚。

嚴格說來，私塾的教和管完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尤其是蒙學如此，管的目的是想教你好，教的本身也滿含着管的意義，某生頑皮各給他幾行書背，某生不聽說，叫他多寫幾頁字，書本是管訓孩子的一種工具，本身可以不成爲目的，要孩子關在屋子裏叫他們不往外跑，最好就是強迫他們讀書，年歲愈小這意思愈明顯，年紀長大了，這原先合併的也漸漸分家了。

八，「洋學」和「漢學」的競爭

我們提到「洋學」和「漢學」的永遠對立，一是官立，一是民立，一是治人的，一是治

於人的，官和民永遠合不到一處。洋學的在汶上正如洋貨洋人一樣，留給老百姓們一種古怪的意念，結果認為管不着；「漢學」却是應他們的需要而獨自經營的，認為是正派的地道貨，才是正統傳宗的好東西，是聖人之學，這樣需要相當犧牲，相當努力，也設法使之長葉開花。

私塾的存在影響洋學存在，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教廳規定一個小學最少得有二十五個學生，不然，就得停辦，解散，然而這二十五個學生實在難找，有二十畝地以上人家的孩子們，照例是送上私塾的，窮苦的孩子們冬天拾糞，拾柴枝，秋收麥收到田地裏幫忙，是以每年祇花一元幾角紙筆雜費的洋學，也無人過問了；官府的取締是有理由的，小學教師的敢怒而不敢言也是有理由的，結果，是演成了「洋學」和「漢學」的互搶學生，互相競爭衝突。

站在塾師方面來看，洋學簡直是要不得的東西，一些野孩子窮孩子，不好好讀書，亂抖亂跳，書本裏又滿是一些貓兒狗兒都會說話的騙人把戲；不過他們的攻擊，却不是考究洋學的好壞後才決定的，完全是站在「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一條大道理上。普通「洋學」是不收學費的，私塾每年最少也得花五六塊錢，這樣「洋學」無論如何不受歡迎，總有一部不願花錢又願讀書的學生在那裏湊數，「洋學」多一個這樣的學生，意思就是私塾少一個這樣的學生，說穿了就是少一筆收入，尤其「開門聚徒」那一類私塾是如此；塾東塾師邀東們全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我們說過，這些人又是地方上有權有勢的，豪紳，地主，失業的，鄉學究，建築起社會層次，把持一切，洋學要在鄉間站得穩，湊足學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站在洋學方面來看，也是因為衣食問題，不能不盡量攻擊私塾，說是怎樣腐敗，怎樣不合潮流，誤人子弟，罵，也是祇敢暗罵而已，心裏恨，有時連說都不敢，害怕地方人士，害怕更深一層作難；他們攻擊私塾的目的是希望因之多收幾個學生，湊足數額到縣府領錢，結果虛報數目，打探得查學的快到就滿處去抓孩子作臨時學生，也是常見的事實。

以下是幾個「洋學」和「漢學」衝突例子，都是去年(二十四年)發生的事件，我們親眼看見的；城內私立育德小學最好的幾個學生，給本街的一處私塾拖走了，經與街長交涉

無效，校長始則搖頭繼則嘆嘆；四區董莊民二十四年春天，鄉長自辦一私塾，附近高里小學學生減去四分之一；三區孫家莊小學，有來自隣村馮莊的五個學生，其中三人為該村塾師攔阻，不使其到孫莊上課；九區馬村小學與一私塾同在該村閔氏家祠授課，西屋為小學，東北屋歸私塾，一方高誦「貓兒叫狗兒說」，一方高誦「孔子曰，孟子說」，短刀相接，互爭雄長。

這祇是隨手拈來目覩親見的幾個實例，私塾和小學已是由思想上的衝突，利益上的衝突，進而至行動上的衝突，沒有洋學的村莊，私塾完全是橫行無忌，他們是不會允許學生到有洋學的莊子上學的。

以我們觀察所及，洋學裏讀書的都是較為貧困的子弟，換句話說，人民的窮苦是使洋學能於維持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我們的老百姓每家都分得了二十畝地，洋學可以當天「閉門大吉」，「壽終正寢」。「花錢不唸洋書，唸洋書不花錢」是最流行的一種說法。

到底老百姓們為什麼愛私塾而不愛洋學，私塾為什麼比洋學來得熱鬧，多人信仰，這是我們要急切得到解決的問題，據我們研究所得，最少有以下的幾種原因：

(一)大部分人民，對政府已失去了信仰心，凡是官府鬧的東西，不是要錢就是要命「洋學」是政府辦的，衙門裏還會給你什麼便宜，不花錢讀得出什麼東西，誰當皇帝不是納稅完糧；縣府對各小學，有點鞭長莫及，從二十一年算起至二十四年，山范而金而唐而劉而張，三年內五易縣長，接收未完就得準備交代，在未熟識地方前，已在辦移交手續了，對教育的設施做到計劃一層已算不錯，地方上教育機關的行政，全部緊握在鄉鎮長手裏，縣政府和地方熱心辦學的人實在是太隔膜了，說不定一年半載沒有一個縣督學到地方走走，小學教員也就更馬虎，地方人士對他們的信心也就更淡薄。

(二)小學教員和塾師是無可比較的，據我們的統計，小學教員大部分是高等小學畢業和師範講習所畢業的（詳見汶上縣的洋學），年紀青，經驗少，在鄉間沒有地位沒有聲望，老頭子們看着他生，看着他長，在他們眼中，還不過是個毛小子，誰拿他當老師看，連寫個帳都不會，一切應用的知識多半拿不出來，又誰敢把孩子送到他們那裏學乖；塾師却是站在絕對優勢的地位，他們的年歲已相當的說出和地方上關係的密切，塾東又是他們一家的，這樣一比較，顯然知道是鹿死誰手。收入的比較又是私塾佔了上峯，

去年七至十月，每縣立小學一處，每月祇發四元八角五分的數目，十一月復增至五元八角，區立半年內每處祇有九元大洋的補助費；塾師每年收入一二百元是最平常的，此外還有所謂節禮，和其他各種衣食行動上的好處，地方上有識之士，誰樂意去就那不足維持生活的窮教員。二區見到的，去年年底就有一部分比較上進的小學教員，已接受私塾的聘書了。

(三)私塾的教材管理法完全迎合了老百姓的胃口，接近兒童日常的生活經驗，先不說升官發財，寫得一筆好字，作篇文章，足夠父兄們痛快的了，課本的專一不雜，成績是到的；洋學的課程和地方是格格不相入的，什麼唱歌遊戲旅行，老百姓看來都是胡鬧，亂玩亂跑那裏是讀書的，連約束學生都不會，還教什麼書，此外課本上的容易看「物語」，貓貓狗狗都會說話，老百姓們是最反對不過的，是以就有人問：「上洋學也認得中國字麼，也是孔聖人的字麼？」；這樣他們相信私塾無論如何不會把孩子教壞，上幾年私塾就能寫個字，記個帳，知禮義，識詩書，文言文是助人謀生上進的，將來就是不做官，也是候補紳士，書香子弟，表表人物。說到管理，又誰都知道私塾管得嚴，學生少得益多，學生全，不像洋學那樣愛上不上都隨便，教員多是不安於教，常常缺席，又因錢生活費不足，甚或有利用教書的時間活動點別的進款的；私塾用的是個別教法，在鄉間學生常得缺席的情形下是最合適的，有事告假祇是遲讀幾天書，不是無法讀，更沒有什麼補功課趕功課的說法；洋學就是兩樣，缺上一兩個星期課，就是先生許他補，學生也不願意念了。

(四)關乎升學，又是私塾佔了優勝的地位，別說本莊本村，就是整個汶上縣都沒有一處中學；小學畢業了，一問三不知，寫個字都扶不正，種田下地都懶起來了；要升學就得到外縣，這是經濟力不容許的。讀私塾是認得一個字算一個字，背熟一句書就是一句書，說到升學更是容易，從蒙學到農局私塾大學，不在本莊就在鄰近的村莊，每年花上三二十塊錢算是最多的了，從家裏背些糧食上農局，也並不太麻煩。在我們和塾生接觸中，發現一件極奇怪的事件，有一小部分的塾生，早已在初高小學畢業的，都跑到私塾來升學，這樣洋學成了私塾的預備學校，求高深的知識，還是來私塾最經濟最方便。結果一部分「洋學」居然受到了私塾的影響，讀起三字經，四書來了。

(五)歷來出外讀書的子弟，畢業後都不願意回家，認為鄉間是一條死路，無法發展的；城市失業後回到家，又祇成為遊手好閒的無業者，既不種地又不工作，研究的三角化學論理，又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做個小學教員，月薪最多也是幾元錢，精明的老百姓們已充分看透這套把戲了。

(六)士大夫教育的觀念，這是我們早提及過的，四書五經才是聖人書，要讀書就得讀這種，升官食祿也祇有靠這些才有辦法。

以上提及數點，已是叫我們明白問題之所在，人是講實利的，講求理性的，「漢學」辦得好有出路，誰個傻子肯花錢去讀洋書，頌年縣府祇在取締私塾上做工夫，而忽略了問題之所在，問題的重心，忽略了私塾引誘的力量，勢力的雄壯，祇是一紙公文，取締不了。

我們除了客觀的描述「漢學」和「洋學」的競爭和衝突外，並不願加以任何的評價，誰好誰不好的問題牽涉到整個國家教育政策，「洋學」和「漢學」根本是兩種最不相同的東西，一種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從外國抄襲，用人工的方法栽樹到鄉間的，一種是根據鄉間社會的需要和其他的一些理由自然演變成的產物，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九，從私塾的分佈說到村活動中心

汶上是一個大縣，南北五十八里，東西一百一十里，據可靠的估計，人口約四十萬大小村莊一千三百三十六，如以人口十分之二計算，在學的兒童，應該有八萬人。

私塾的準確數目，我們無從得知，有說一千五百，有說二千，甚而有說三千的，沒有一個人能給你一個準確的答案；準確的數目沒有，不過我們知道一件事，縣境內無論那一個村莊，祇有三四十戶的小莊也算在內，最少也有一個私塾，在我們曾經過的村莊上，從不曾證明這個說法的錯誤，這樣拿汶上縣村莊的數目作成比例，私塾的總數目最少在一千以上；此外較大的村莊，私塾的數目總在一個以上，例如三區南旺鎮就有私塾七處，九區彭營有六處，有三數處私塾的大莊，更是不可勝數。

在我們收到的一九七份調查表中，有一個私塾以上的村莊也不在少數，茲分析如

下：

區別	1	2	3	4	5	6	8	9		
村莊名	黃花巷	崔西李村	西徐家街	徐次角邱	天徐老莊	寅林陽寺樓	泗火樓屯	郭李路黃楊白軍于	郭李彭山	總數
私塾數	2	3 2 2 2	5 4 2 2 2	5 2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69	

私塾的分配，似甚屬平均，平常三里地內，大概總有一個村莊，意思就是總有一處私塾；以我們調查所得，私塾的數目，以二三五九區為最多，辦的成績也比較最好；十區前被水淹，現水已漸退，首先恢復的還是私塾，（作者本人不曾到過十區，此乃根據十區孟姑集鄉長之言），私塾的分佈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了。

汶上縣的私塾約在一千五百至二千間，這個數目是不會大錯的；這樣如以一千八百為準確的數目，又以每塾八生為平均數（一九七份調查表中，塾生共一，五六二人，平均每塾約八人），則全縣有塾生一四，四〇〇人，與不及五千的洋學生比較，約為三與一之比，而且塾生數目的可靠性大得多，洋學隨便虛報名額，缺課曠課也多。

從量上研究私塾，我們發現他分佈的廣闊，數目的衆多，幾乎無處無之；從質上去研究私塾，我們又發現另外一件重要的事項，那就是私塾成為村中心活動的問題，前文已略有提及，這件事實的發現，使我們充分感覺到私塾存在的真價值，他的功能不是祇停止在教育的範圍裏，祇管教幾個孩子就算了事的，更重要的功能，是開展到社會的其他活動上，這開展使私塾的地位更穩固，更得多數人的擁護，狂風暴雨都不怕了。這自然不是每個私塾都有這個本領，條件不適合的私塾，祇得停留在教管的工作上，大部分的私塾做到這個階級就完了。

私塾成為村活動中心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組織和功能已是極合乎這個條件；塾東多是地方有權有勢的紳士，說不定就是鄉鎮長的本身，地方組織的行政權都在這些人身上，緊握着老百姓們的命脈，生活的方式，相當的由他們去支配；鄉間應用文字的地方很少，然而一切對外的交涉，文字是真的常被採用，田地的衝突，田賦經濟的組織

，集市，對付官府，都有使認識幾個字就易於成爲「土豪劣紳」的可能，鄉間的私塾無疑的是文字栽培的大本營，這種自然的連帶關係是很明顯的；說到塾師是地方上數一數二的才子，外頭罷官回來當塾師的，那簡直成了上驕，他懂得官場的規矩，懂得社會的情形，見的事物多，也就有較遠大的眼光，遇到什麼非常事件，不去求他解決似乎是無人可求了。明白這些，在地方上，有以塾師塾址爲中心而形成一個近乎參議院雛形的說法，並不是過甚其詞，一個私塾或許不是直接干預地方行政，間接動活的力量却是值得驚異的。

以下我們進一步去分析私塾活動的種類：

在農村生活裏，最叫老百姓們提心弔膽的就是對付上官，對付縣府，對付鄉農學校（區部），把這些人物和他們發出的官樣文章對付好了，江山就算大定了；對付這些人物是要靠交際手段，能言善語，會看風轉舵，對付他們發下來的文章，什麼指令，告示，批駁，訓令之類，又應該懂得一些等因奉此，在文字上會敷衍，得經過一些上下行文的步驟；在鄉間裏，會說話的和認識字的是同樣的貧乏，鄉長本身許就是目不識丁的，結果有些地方，這種工作就移到塾師身上來了；此外關乎全村利益的，如呈請，反對增稅攤工，水利，防災等等，老百姓們全認爲是老師的本份工作，也祇有老師才配辦這些事，一部分塾師借此高抬身價，把持着這種重大的任務，活動中心漸漸移到他開設的私塾，直接間接的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是最自然的出路。

其次我們說到訴訟的問題，上文已提及汶上縣的狀子特別寫得好，寫得漂亮有理，丁點兒小事就寫到非叫你立即坐堂打板子不可；汶上的老百姓，又有一種怪脾氣，最好經官動衆，爲幾角錢的小事肯花幾百塊錢去打官司的，誰都認爲自己有理，非叫對方挨板子不完；在這種把戲上，塾師是寫狀子的能手，筆墨紙張全方便，在行老練，我們在拜訪塾師的時候，常常就遇見他們正在伏案擬稿子，這樣些爲超越一點範圍的老師，就走到包攬訴訟這條路上，成爲打官司必經的門徑；假如一個莊子內有幾個老師的話，誰的狀子寫得好誰吃香，誰佔着重要的位置，塾師和塾師當中也是有競爭的，誰又都願意把活動中心移到自己身上。

塾師的第三種工作，更是使他成爲重要的角色，這種事更是誰都得求求他的，這就

是所謂「禮」：誰家的小孩子不願意起個高雅顯達的名字，「小冰」，「三狗」等小名，又不能從小叫到老，誰又沒個兒子，丈夫在外頭混事的，年中寫封信說句平安，也是最平常的事，再不然報個喜，立張契約，檢讀由單（內寫完糧的數目），填張借單，訂張合同，起張訃文，看個好日子，合合婚，擇個時辰，寫張表文，還個願，也是最平常的事，過年時節誰家的門前不貼張「抬頭見喜」，「出入平安」，「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誰家的孩子半夜三更不哭哭叫叫，要求寫張「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此外比較少見的如廟文，祭文等也有來請教塾師的。這些種種老百姓們却認為是老師的工作，在鄉間除了塾師外，別無合適的人物了。

北方鄉間的組織和南方的不同，同姓的不一定同住在一條村裏，祠堂這種東西是不易多見的，村中遇到什麼非常大事，要開個會問問公意的，免不了就找到私塾，塾師是參謀，是當然會員，是設計劃策的。

塾師的成爲一村興趣的中心是最自然不過的一種趨勢了，一個聰明的塾師，誰不願意利用這種優越的地位，自重其身，多得一些意外的收入，這樣塾師中特別能幹者說的話，差不多就是金科玉律，他的行動舉止，都是叫人注意敬重的；結果誰家有個錢不把孩子送到私塾，又誰家把孩子送到私塾還看不起老師，又誰家把不懂這些鄉間重要事件的洋學教員放在眼裏，這都是因果的必然關係，一種因需要而產生的中心組織，活動淵源，人力的勉強遷移是不易發生效力的。

十，結論

中國在一八六二年同文館成立前，教育的大權都操在私人手裏，自由辦學，各地私塾繁生，自有他年煙代遠的歷史；民國成立後，廢除私塾之說高唱入雲，認為是亡國滅種的教育，非一律取締不可；所舉出的理由，不外是教師思想陳舊，不合潮流，腦筋簡單，教學方法背乎兒童心理，不知個性差別，壓抑兒童的思想與活動，過分注重記憶，一切教學用具不全，教室桌椅光線全不適合兒童身心的發展，不注意體育與衛生，關乎教材則云不合兒童需要與學習興趣，全體學生均爲做官的準備，而事實上祇有少數

人能做官，教材上亦無政治學，普通常識亦極為缺乏，學生將來在生活上遇到問題將無法應付，尤輕視勞動身手，教育規程全出自老師一人，鞭打恐嚇，使兒童服從。以上是對者開出來的總帳。私塾誠然有他的缺點，有他的壞處，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然而頻年禁止取締，在幾個大城裏會少了一點，在內地鄉間却仍然是明來暗往，估的勢力位反置並不減少，這其中必有原故，原故安在，一般人祇知道談禁止取締，從來不乎心靜氣去研究一下，老百姓們為什麼仍然喜歡私塾？私塾存在的價值在那裏？為什麼他們排斥洋學，鼓勵私塾？是以我們採取了研究的態度，不苟且，不胡吹，不人云即云，實地的研究是在明瞭事件，發現問題，供給教育當局，作政策改善的參考。

鄉間洋學的失敗，已成為公認的事實，結果一些教育學者，思想家，愛國份子，留學生，就想出各種各式的方法計劃，去補救這些缺點，無非想把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打成一片，去補救這從外國搬來的整套教育制度做下的孽業。這些種種正在膨勃的時候，我們不願加以任何評價，這裏祇提出兩點：第一就是文化的接觸，已使中國的大門開放，再不能閉關自守，外來的影響會伸展到最小一個村落的建設事業。第二就是中國的社會調查和社區研究工作，還停留在最初步時期，對本身社會情況還不會有正確的認識。由以上兩點觀察，這種建設事業開出來的藥方，是否能救教育的病救中國的病，不能不叫我們發生最高度的疑懼。

汶上縣私塾組織的研究是對後者而言，對鄉間的組織情態先有了認識，供給正確的材料，有效的方案政策才能產生。

我們負着文化影響與發現事實的雙重任命下去研究汶上縣的私塾組織，歸結到問題的重心不是僅限於教育，汶上私塾洋學的衝突，其他教育問題如學田租戶鬥爭，教育經費的紛擾，女子教育的失敗等等，都有其必然的社會經濟背景，我們研討既往現在，觀望將來，仍然是堅持着這種信仰；這樣祇是注意到教育本身，而忽略了使教育有可能的其他政治經濟社會的組織，事實上是走不通的，換句話說，忘記了教育在整個中國的位置，而祇在教授法，教材，管理，兒童心理上着想，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祇在教育的圈套內想辦法是不行的。在我們研究汶上縣的私塾組織後，更堅強了這種信心，一個無須以拾糞為職業的兒童，到私塾而不到洋學，就不祇是一個教育問題了。

先不去用近代人的眼光來測量，民國以前的私塾是曾做下過相當偉業的，文字的傳授，讀書風氣的養成，目的在造就人才，在君主的領域下建築起統一的思想；然而時勢是變了，一部分新的需要是私塾不能滿足的；又假如認為現行的教育制度是對的，則站在這個立場上，站在整個民族的立場上，私塾的畸形發展能破壞這個制度，使國家的計劃政策無由伸展到鄉間；不過按據常理，一種組織假如失却了對付環境的力量，失却了國家的後盾，他自己就會發生變化的，汶上縣私塾的尚未發生變化，是因為除了他以外還沒有比他更能對付環境的任何組織，社會環境仍然賴他去對付，國家計劃政策還不曾打到鄉間，然而我們認為遲早總有一天，私塾會失却了對付環境的力量，國家的計劃政策能在鄉間實行，這樣我們相信私塾的改善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

私塾和洋學的好壞問題，私塾對兒童的身心影響問題，改良私塾的具體計劃，我們不願在這裏多所描述，這裏祇提出幾條原則，幾點意見，以作國內教育學者社會改良者的參考；我們認為改善社會環境思想觀念，比改善私塾本身更為有效，更為徹底；無論對私塾作任何的處置，一個整個徹底的研究是應先行的，而且是必須的，研究的方法，我們主張用人類學研究的功能法；我們根本不贊成取締私塾的說法，不管是行得通行不通，取締的本身已是極不合情理；洋學本身的改善，尤其是教員能力的改善，比較改善私塾還屬嚴重，在過度時期，洋學的相當「私塾化」，似乎是一個方法；私塾改良的途徑應該是漸進的，由淺入深，注重地方的情感和實用性，學生的升學問題無法解決，新教育本身走不上康莊大道，私塾的存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汶上縣的洋學

一， 洋 學 考

「洋學」之所以得名是來自外國的傳教士，民國成立前，傳教士在一切教育者之先，首批到達汶上；欲使傳教上得到方便，辦學校似乎是最妥善的方法，兒童入學得到各方面的利益，書籍紙筆完全由教會供給，零零碎碎還有物質上的補助；當時外人借着幾次勝仗的除威，其勢力遠超縣政府之上，教友中偶遇犯法被遞的，祇要傳教師肯說幾句話，沒有不馬到放人的，這種眼前的好處誰願意放走，洋學因之就找到了地位。

中國人的辦「洋學」是以科舉廢後為一個起點，其方法其課程其制度完全由外國搬來，是以辦的雖然是中國人，名稱則仍為洋學。在廢科舉以前，汶上沒有學校這種東西，教育的機關祇有書院和私塾，然而這種書院到底起自何年，我們亦無法考據，縣誌裏祇見到有少許線索(註一)，知道名目的祇有汶陽書院和聖澤書院二處，汶陽書院在預備倉右，無文記載，關乎聖澤書院，文學士李謙有聖澤書院記略一文(註二)，說明書院的用意建造目標等等，及後聖澤書院是隨着光緒合各省書院改建學校而改組了，名為縣立第一小學(高等小學堂)，這是汶上縣最早的學校，時間是光緒二十九年。

聖澤書院小學是汶上縣最早的一個洋學堂，洋學這個說法正在萌芽開展的時候，對守舊固執的老百姓們，自不易打起什麼大精神大興趣；及至滿清推倒，民國成立，洋人勢力大減，他們所辦的學校也因之塌台；同時政府方面，又有所謂釐訂教育計劃，改良教育行政，拚去了教育訓導等的官銜，又有所謂勸學所的設立，這自然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書院私塾洋學還是亂得糊塗，分不出顯明的界線；這時期祇有兩點變換：(一)洋人辦洋學轉到中國人辦洋學。(二)除縣城外，鄉間也發現小學堂蒙養學堂了。

光緒至民國這幾年間，民心固蔽人才缺乏成為兩個最重大的問題，有學校而無教師，有名稱而無設備，有設備而無學生。老百姓們對洋學還未鬧清楚，不知葫蘆裏賣的什

底樂，這問題直到民五年後才稍具端倪，教育當局的極力提倡與有功焉。民國十七年新教育才算站穩了腳，老百姓們對洋學也漸漸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洋學是漸漸脫離了私塾的形態，穿上了洋裝。是以嚴格的說起來，汶上縣的新教育，應以十七年為一個起點，以前祇是一種風氣一種玩意吧了。民十八年十月十日教育局長路克觀有擴充初級小學案的提議，認小學為義務教育，失學兒童殊堪惜憫，提出若干方法，救濟經費的困迫（註三）和辦學的手續等等。當時的教育總算是抬頭了，比起鄰縣有過之無不及，十七年至二十二年間，附近各縣談教育的以寧陽為最佳，汶上次之，東平又次之。二十二年後則以東平為最佳，寧陽次之，汶上又次之。汶上洋學失敗的必然因果，以後各章當分別討論。

現自民十七年起試列一表，從數字上去觀察學校學生教師的升降：

項目	年度	17	18	19	20	21	22	23	
學	完全小學	縣立 上半年1 下半年5	5	5	5	5	5	5	
	私立		1	1	1	1	1	1	
校	初級小學	縣立	80	96	96	98	112	74	69
		區立					5	66	67
		私立			34	3	3	0	6
學	完全小學	縣立 男女	417 85	417 85	457 85		394 52	473 82	
		私立 男女			85 0		50 0	234 2	
	初級小學	縣立 男女	2660 30	2936 33	2931 33		男3174 女176	2146 1848	男3378 女216
		區立 男女							
生	私立 男女			835 301		115 0			
教	完全小學	縣立				男 17 女 3	男 22 女 5		
		私立				男 4	男 7		
	初級小學	縣立					男 113 女 5	男 14 女 3	
區立									
員	私立					男 3			

以上一表係從零碎的縣檔中零碎湊成，遺漏之處甚多。自十七年算起，學生學校數目突然增加，以後升降無定，至二十一年度，因為縣府辦理得力，算是登峯造極了，以後又現不景氣，直至最近還沒有顯著的抬頭。

小學校以外其他新教育機關，如師範講習所，民衆圖書館，民衆學校，民衆夜校，下一章單有論及，關乎推廣民衆補習教育，十八年的路局長，亦有方案提及(註四)，問題早是注意到，教育的理論讀得爛熟，祇是實行不了。

說到學制，和全國其他各地一樣。民國以來經過了幾次變遷，自光緒二十九年至民元，高等小學堂期限四年，初等小學堂期限五年，名爲義務教育。民國元年至四年，小學堂改爲小學校，高等小學校減爲三年，初等減爲四年。民四至十一初等小學校改爲國民小學校，修業仍爲四年。民十一起至今，一律稱爲初級小學，前期四年後期二年，又有稱前期爲初級小學，後期爲高級小學的。

行政的系統自民國後由勸學所改爲教育局，二十二年一月教育局改爲第五科，二十三年四月縮五科爲三科，教育遞屬於第三科；十七年度起設局長一人，縣督學一二人，每區有教育委員若干人，辦事員若干人，十九年度又有教育行政委員會和義務教育委員會的設立，現已取消；目下直接執行教育者除第三科長外，尚有教育指導員二人（即縣督學），各區有鄉農學校，直接視導該區之初級小學；自民元以來，全縣即劃爲十三行政區，至十九年改爲十行政區，二十一年又改爲三學區，二十四年遵照十行政區改爲十學區，各區設鄉農學校一所。

汶上自民國以後，經過共匪數次。民十七年會匪陷城，地方糜爛不堪；十九年鄭匪家聲又陷城，被擊退後，晉軍又據城死守，山東警備旅四面圍攻，教育機關破壞甚重，尤以城內損失爲最。洋學經數次打擊，物質損失不多，精神受損極重，對政府失却信仰爲其中最著的。

洋學的設立是完全一反其有長遠歷史深入人心的科舉思想，現有的人才和思想全接不上這個急劇的變化，無法追得上，無法對付得來，是以離奇百出，青黃不接。祇有洋學的名稱，外表內容全覺貧乏得可憐，根本就沒有人懂得這些事，換了個教員的名字仍然是私塾的老師，舊人物新用法掛羊頭賣的却是狗肉；認爲懂事的一些，又多半是老於

官場的人物，對洋學的建樹，不會有任何的補助。教育局長對學生多少，辦理如何，一切不在乎；祇願例行公事，懂得敷衍，懂得利幾個錢。一年內說不定換幾個縣長，接收未清，就得準備交代，誰都存着五日京兆的心。教育局長督學輕易不到鄉間走一趟，走一趟亦祇潦草完結，到區部繞個圈子已是了不得了。民國十年有位常先生，竟然虛報學校，飽入私囊。管理上沒規則，不嚴密，也就無人過問。各校的教員，更是以少報多，晚開學(有舊曆三月尚未開學的)，省公費，借故修補房舍，早放學，鬧風潮，互相排擊。這些是過去的洋學給予汶上人的印像，這不過是最顯著的幾種，這裏已看出一些洋學打不進鄉間外在的理由，格格不入的種種原因。

洋學經費的撐持，祇靠一些地丁附捐，息金，和紛亂百端的學田租金(註五)。收入零星，支出亦自不準時，常常還得挪作別的臨時經費。拖欠是常事(前曾拖欠過十三個月)，主管人拐款潛逃，也是常有。地方人士已全不信任這套把戲，遇增教育經費，必遭極力反對，頻年對經費的整理，收到效果少，引起反感大。民十七十九年兵匪災，教育機關幾至斷炊，損失亦屬無法彌補。民二十三年縮五科為三科後，實行統支統收，教育經費更由獨立的局面進而為牽連依靠式的。二十四年巧遇水災，又縮減到無可再縮減。

以上對洋學的起源經過及進展到現階段的種種略為描述，對行政經費亦略有提及，以下當分別研討洋學之本身，與內在外來的社會經濟因果。

(註一)汶上縣原誌卷二頁七：

「邑學之建莫詳所始自唐以後興廢乃可考焉長慶四年邢公審容實始葺之其繼焉者宋有李玠……今並廢而僅有臥石一片識學田之租數云」(此臥石據說在城內東街)

汶上縣續誌：

「學宮興廢之由舊誌具載戊申(清後)以後又不知幾經補葺矣」

(註二)舊誌卷八：

「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羣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

云耳其興廢不能悉考所可知者魏孝昌丙午條石記興運之由沒其姓名者居半中有順大夫陸愨天寶壬辰舊刻吳生所畫口聖堯公小像額則徐浩所題其上復有顏魯公書程浩所撰夫子廟堂記元祐四年南陽周師中作宰是邑重加修建王堯年爲之記或者以爲講堂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雲而問崇德辨或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定禮樂替周易修春秋而不專不彼又奚歎焉二百年來若罹倣擾毀於灰燼鞠爲瓦礫不知幾何時矣故東平教授樸菴先生馬公於至元三十年得地一十二畝藏書千餘卷構亭講誦其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復建大成殿四楹中肖聖容旁列十哲像功類就緒西益張源漕南江武真定賈璘迭與互舉十餘年然後堂寶門廡庖庫池井粗備始以文請余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馳騫於文詞之末以邀聲名苟利祿爲計非聖人所講之學而居其堂以貽其羞是則可憂也自今以始當以聖賢之教爲教以聖賢之學爲學俾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可也」

(註三)見汶上縣教育局局長路克觀提案：

(甲)額數：每社最少設立初級小學一處由社長負責創辦之。(乙)經費：凡校舍具設備及教員生活費等由學董在社內未歸教育局之廟產公產或社內一切公款等措之。(丙)教員：教員由社長會同各學董聯任之教育局隨時查看不得昏瞶迂闊似以前之一般塾師。(丁)手續：社長會同本社社長或有學識者組織學董會如學校籌辦就緒後即繕造表冊兩份將學董姓名學校地址學生數目及其姓名年齡詳細開列交教育局存轉。(戊)設備及學董：校舍清潔寬敞光線充足即可不必高堂大廈但教室內須按學生之多寡置辦桌椅絕不能用舊式方桌致碍教育其他設備視經費之足裕與否措辦之學董至少不得下十六人。(己)懲獎：教育局得隨時考查學生多教師良設備周全者可與以名譽上之褒獎或經費上之補助其一切沿用舊習類似私塾者得分別取締之。

(註四)同上。(甲)每莊設民衆學校民衆夜校一處。(乙)經費：可由本莊公項撥款以及雜捐地租之零星餘款籌畫之如縣教育費充裕時得酌量補助之。(丙)師資：如本村有初級小學者可商酌該校教員兼任之否則本莊有學識者担任亦可酌給茶水束脩俟縣教育費充足後再設民衆教育訓練班以資造就。(丁)校舍：利用小學校舍廟宇或公共場所。(戊)課程：暫定黨義，千字課，習字，國恥問答，珠算及常識。(己)調查：各莊

里長負責調查失學成人強令其入學教育委員得隨時指導之。

(註五)詳見拙著汶上縣的學田(未刊行)

二、洋學的量 and 分佈

汶上實驗縣小學校概況統計表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計統)

區別	人口數			學校數			教職員數			學生數								
	男	女	計共	縣立	區立	共計	縣立	區立	共計	縣立			區立			共計		
										男	女	共	男	女	共	男	女	共
1	10,692	8,767	19,459	0	4	10	7	4	11	184	25	209	103	10	113	287	35	322
2	25,616	19,218	44,834	11	12	23	11	14	25	315	9	324	329	23	352	644	32	676
3	29,601	22,264	51,865	0	7	13	6	7	13	171	9	180	282	6	288	453	15	468
4	31,995	25,177	57,172	11	8	19	12	8	20	383	16	401	264	28	292	649	41	693
5	33,339	24,872	58,211	7	6	13	7	6	13	195	2	197	231	2	233	426	4	430
6	15,825	11,329	27,154	6	5	11	6	5	11	132	14	146	155	10	165	287	24	311
7	25,673	18,658	44,331	5	13	18	5	13	18	149	1	150	333	41	431	539	42	551
8	21,024	16,363	37,387	2	5	7	2	5	7	66	1	67	149	1	141	206	2	208
9	29,695	19,952	49,647	4	8	12	4	8	12	166	3	169	173	7	180	339	16	345
10	17,864	13,111	30,975	1	0	1	1	0	1	25	0	25	0	0	0	25	0	25
共計	241,324	179,711	421,035	59	71	130	61	71	132	1788	89	1865	2037	128	2165	3825	208	4033
完全小學				縣立	私立	共計	縣立	私立	共計	縣立			私立			共計		
				5	1	6	24	9	33	393	131	524	137	5	142	530	136	666
總計				64	72	136	85	80	165	2181	211	2392	2174	133	2107	2355	344	4397

這一章我們先從量上去觀察汶上縣的洋學，從數目上看到分配的情形；此外我們把初等小學以外的其他教育機關分析敘述，使讀者未到中心問題前，對背景先行認識。

從質或是從量看來，都不能叫我們說汶上縣已有了教育。汶上是一個大縣，人口約四十萬，如以人口十分之二計算，在學的兒童應該有八萬人。實在的情形學校祇有一百三十六處，四千多學生；平常以少報多，隨便上課，隨便放假的情形看，實在到校的學生，最多也祇及十分之七，約三千人的樣子。根據這個數目去計算，入學的三千人祇佔

應入學的八萬人約廿七分之一，又即全縣一百三十人中，祇有一個是在小學校讀書的。

所謂中等教育，祇有縣立的師範講習所，目的是在培養鄉間初級小學師資；按規矩是應收高小畢業的學生，其實是什麼程度都收，祇要來就算，祇要算就準畢業；目下祇有一班，學生三十餘人，兩年畢業；每月經費一百一十三元四角（一六二元七折），校長一人，專任教員二人，義務教員一人，除去薪金工資燈火的開支外，一切別的都沒有了；教地理的時候，連地圖都沒有；教數學連尺都不多一把；校舍是前當鋪的一部，樓房高大，却是年久失修，檐頭坍塌，椽椽折斷，屋頂瓦籠俱是草木蓬生，其他的情形，可以想見了。薪金低微，請不到好教員；科目衆多，三個教員不知如何分配；自成立以來，前後畢業生九十餘人，多分發到鄉間擔任教師。一種敷衍的情形，實在叫人傷感。政令二十五年六月停辦(?)，這樣就連僅有的一所中等學校都不保了。

民衆學校有一處，事實上沒有一個成人就學，祇有三十個貧苦到連書籍紙筆都不能自給的兒童；沒有負責的人，由縣府指導室的職員輪流零碎地担任一兩個鐘頭的書。前通俗講演所圖書館，民二十年改爲民衆教育館，每月經費二三三元。民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令取消民教館，張任後把前存的書籍搬到縣府前改爲民衆圖書館；看書的民衆可說是沒有，祇可名之曰藏書閣。成人教育以前也曾零碎地辦過一些，二十三年度，全縣共有民衆夜校三十三處，在夜間利用各小學校舍上課，由該校教員負責教授，每晚讀千字課一小時，縣府月各補助炭火費一元。這些都是零碎的，談不到成績。以上提到的就是汶上縣的民衆教育情形了，民國後民衆教育的熱烈運動，還不曾怎樣影響到汶上。

除了師範講習所外，還有一個所謂聯立鄉村師範，是附近五個縣聯合設立的，二十一年度就開始，地點是在濟寧；汶上每年負擔經費達六千四百二十元，佔全部教育支出約七分之一；錢是給了，汶上却沒有幾個學生。至於往別處升學的，或是已從大學中學畢業的，煞是寥若晨星，根本沒有幾個。據二十三年調查，全縣曾受大學教育者六人，中學教育者(縣立師範講習所在內)九十五人，小學教育者五，四五一人。畢業外縣者，都願意在外頭「混事」，回到鄉間也沒有他們的職業，不下田種地，遊蕩吃飯吧了。

此外鄉農學校，即從前的區部或區分所，全縣共有十個，是二十三年度才開始創辦的。每期學生三十人，四個月畢業。這裏，政治軍事的成份遠比教育的成份多。

再回到我們那一百三十六個小學來說：當中有六個叫作完全小學，一百三十個初級小學（註一）。初級小學除一二例外，全是一教員一教室的單級學校，普通有一二三四五年班，每校平均約有二十個學生；春秋季始業不定，年齡大小亦不定，這樣四班就可分爲八班；二十人分爲八班，各唸各的書，各算各的數，國語就有從第一冊到第八冊的，教學的困難可以想見。有些已經讀滿四年無法升學的學生，留在原校不走的，情形就更複雜了。

一百三十個初級小學當中，有五十九個是縣立的，七十一個是區立的。從前縣立的每月由縣府發維持費十元，區立則分爲三等，甲等每半年由縣府發補助費十八元，乙等十五元，丙等十二元；這是以前的辦法，目下經費已大減了。區立和縣立實際上絕無分別，創辦的時候，地方能籌得點兒經費的就列爲區立，地方不願或絕無辦法的就列爲縣立，算是縣政府提倡教育的意思。這樣就相傳下來，成爲目下這種局面。其實這是最不公平的，論教員程度，論學生數目，論辦理的優劣，區立和縣立都沒有分別；往往區立教員還有比縣立好的，應守的條規，得到的自由都是一般多，待遇上就有這些不同，區立教員都羨慕嫉妒縣立的，縣立的也自以爲高人一等，甚有看不起區立的。

所謂完全小學一共有六處，五處縣立，一處私立。向來縣政府的政策是比較注重完全小學，各區初級小學就有點極長莫及了。實際上這些所謂完全小學是極不完全的，先不說別的，看他們的班數，不但高級的班數不足，就是初級的班數也不全。一個完全小學按理最少得有六班，實在情形，三四班的居多數：（見表）

六個完全小學，共得十九班，分十九個課室上課。每班中有春季始業的，也有秋季始業的，其殘缺零亂，實在是夠醜的。梁寶寺小學就是一個好例子，學生共約五十人，一三四三班合爲一班，三十餘人

校名 班次	私育 立德	城女 中子	孔 廟	聖 澤	梁 寶 寺	李 伊	共 計
1	1	1			1 4 3 合		2 $\frac{1}{3}$
2		1	1			2 4 合	2 $\frac{1}{2}$
3	1		1	1	1 4 3 合		3 $\frac{1}{3}$
4	1	1	1		1 4 3 合	2 4 合	3 $\frac{5}{6}$
5				1			1
6	1	1	1	1	1	1	6
共計	4	4	4	3	2	2	19

；六年級一班，十餘人；教員三人，這就稱作完全小學了。

二十三年度，魯西一帶因黃河泛濫而受到的損失是嚴重的，汶上一縣已比較災輕，十區八區六區也夠厲害的了。災後全縣停辦初級小學達三十二處（十區最近已恢復若干）。水災慘重，縣款收入銳減；濟寧長官公署（下轄魯西十四縣，聞最近已有更動）下令取消學校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二的學校自二十四年七月份起七折發薪，這是雙重折扣，教育經費和學校數目因之大減。此外還得撥一部分精力和經費去辦災民教育。

以上所述，祇是量的問題，以下當論分佈：洋學的情形恰巧和私塾的情形相反，分佈是極不平均的，推原其故，約有數端：地方經濟情形是第一點，窮的區份，找不到教員，找不到地方，老百姓連吃飯都惶恐叫苦，學校自然立不成。其次是私塾的影響，收不到學生，地方人士不同情。再來就是校舍的關係，有公廟公產的不願意拿出來，又沒有熱心的紳士捐助民房民產；一個小學是沒有力量自己蓋房子的。此外地方的安靜與否也是一個條件，近縣邊境三不管的區域，視學員不到的區域，辦學校是倍加困難的。以上各因做成了分佈上的絕對不平均似乎是當然之理。有時幾個初級小學密集在一處，如九區曹海附近一二里就有三處學校，二區李伊附近三四里有五處小學，一個庄內，有區立的也有縣立的，一個大門內東邊是縣立，北邊是區立（區區古城），或是一個大門內有兩個區立的（九區山營）。另一方面是有時走三四十里路，還遇不到一個學校。二區學校全縣算是最多的，然而如以義橋為中心，周圍十八里祇有崔家庄一個小學。平常日子，遠地的學生就沒法走二三十里地到別庄上課，刮風下雨問題就更嚴重了；冬天是讀書的時節，而偏遇天氣冷，到校的學生仍然少。說到六個完全小學，城內就佔有四個，其餘一處在二區，一處在九區，其他各區要升學的初級小學畢業生，非得到城裏來不可。以鄉間的交通情形，經濟困迫情形，到城裏來又談何容易。初級畢業再想讀書，也祇有留在原校，買本高級課本，請老師指導一下。要到城裏升學是不容易的。問題不是沒有學校，也不是沒有學生，而是學生不能到學校去。這是大大的不上算，兩方面的雙重損失。

就是學校的量增加了，祇集中在幾個地方，也解決不了問題，一籌莫展。

(註一)汶上縣教育局擬訂二十年度設立初級小學暫行辦法：(一)本縣所屬各縣區村庄創設初級小學悉依本辦法辦理之。(二)本縣各區村庄凡有學齡兒童足三十以上者即可設立初級小學一處如一村人數不足可與鄰村合併設立。(三)籌設初級小學之村庄得由村長及熱心教育之公正士紳推舉三人至五人組織校董會(其規程另定之)，該會須呈准教育局備案。(四)初級小學之經費及開辦設備等費由校董會負責籌集但收支狀況須逐月呈報教育局核銷。(五)初級小學教員之聘請由校董會選定合格人員呈請教育局核準備案。(六)初級小學視辦理之成績經教育局考查後分別等級酌予補助費。(七)各區村庄如有公款或廟產在不違現行法令內如經全村公議撥歸學校者須呈報教育局備案。(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可隨時修正之。(九)本辦法自呈廳核准之日施行。

三，經費

A. 史料與背景

研究汶上縣的洋學，使我們不能不走到教育經費一途。無論你對錢的印象是怎樣壞，縣財政的情形怎樣混亂複雜，一切縣教育問題，都是直接間接和經濟發生關係的。擺脫經費而談教育的改造或建設，正等於緣木求魚，紙上談兵。經費的處置，緊握著整個縣的命運；如安排分配得法，按着公允平坦的大路上走，縣教育的問題，最少可說是已解決一半了。

汶上縣教育經費的極度緊張，是隨着年月增重的。歷年的欠整理，處置的不當，拖欠，隨便開支，中飽，收不齊，無法追討，暗吞漏報，能夠收到八九成就算是了不得的成績。整個縣政府的經費如此，縣教育經費也如此，這是地方事業無法發展最重大的一個原因。最近的統支統收，七折發薪，教育經費失了保障，窮苦的教員，經年處在一種和生活奮鬥的狀態中，問題更倍加嚴重了。

汶上縣教育經費的收入，有教育丁銀附捐，學田歲租，基金利息，廟產租，契子捐，集捐和臨時收入七項。這完全是縣有的教育經費，各區各地方沒有特別的教育捐，各區的牙行斗捐不歸教育經費，至於山東其他各縣的祀孔捐，汶上是沒有的。丁銀附捐（約佔全部教育經費收入四分之三）前由縣政府經徵處直接征收，結束後再撥歸教育局，其餘雜捐由教育局直接徵收。民十八年度成立教育經費委員會，由縣府職員與地方人士共同組織，規劃全縣教育經費預算，一切開支均須經該委員會通過；及後局改為科，教育經費委員會仍然存在。直至二十四年九月，由五科改為三科，全縣經費實行統支統收，一切財政統由第二科與經徵處直接管轄。

教育經費和學田租金有極重要的連帶關係，學田租金約佔全部教育經費四分之一。汶上縣學田的問題又極為複雜，且有長遠悠久的歷史，我們另選單文研討（詳見拙著汶上縣的學田），學田以外的其他教育經費問題，一起在這裏討論。

B. 歷年縣教育經費的收入和支配

歷年經費收入表

項 目 年 度	教育丁銀附捐	學田歲租	教育基金	契稅附捐	雜項收入 廟產	總數
十九	14,124.000					
二十	23,026.410	11,647.100	400.200	784.810	472.710	36,331.330
廿一	29,446.400	11,235.300	400.000	1,200.000	1,312.590	43,594.490
廿二	23,267.000					49,208.000
廿三	29,637.000	11,880.000	300.000	800.000	1,860.000	44,477.000

歷年經費支出表

項 目	行政費	完全小學	初級小學	社會教育	補助費	師範所	共立鄉 村師範	教育經 費委員會	貨費	其他	共 計
十七	2,739.0	5,693.0	4,760.0	1,263.0	985.0					1,036.0	16,476.0
十八	3,736.0	9,336.0	9,040.0	1,596.0	500.0					913.33	25,121.33
十九	3,736.0	9,336.0	9,040.0	1,596.0							23,708.00 (張)
二十	4,896.0	11,220.0	13,200.0	2,796.0		2,652.0					34,764.00
廿一	4,896.0	11,220.0	13,200.0	2,796.0		2,652.0	6,420.0				41,184.00
廿二	4,566.0	10,878.0	9,120.0	3,796.0	2,000.0	2,928.0	6,420.0	660.00	810.00	7,030.00	49,208.0
廿三	3,466.0	10,278.0	9,120.0	3,796.0	3,000.0	2,928.0	6,420.0	1,303.0	400.0	3,781.0	44,477.00

頻年編製概算，發生困難甚多，其中黑幕也不少，是以二十三年度，省府發下各縣造報概算應行注意事項十二條(註一)，目的在整理地方財政，不過祇是一紙公文，仍然不敢相信能收得若何效果。

先論歲入：歲入最鉅的是丁銀附捐，佔全收入約四分之三。民十九年前，每丁銀一兩，代徵教育附捐三角三分，全縣共有丁銀四萬二千八百兩，是以每年徵得一萬四千餘元。民二十年度，教育經費支絀，呈准每丁銀一兩，增加附捐二角零八厘，合併原有三三附捐，每兩共徵洋五角三分八厘；是以十九年度後，教育附捐共增至二萬餘元的數目。民二十一年度，汶上附近五個縣(濟寧，金鄉，嘉祥，魚台)共立鄉村師範一處，教育廳令每丁銀一兩，增加附捐一角五分，每年增六，四二〇・〇元，完全撥歸共立鄉村師範支配。從前教育附捐，是直接由縣府經征處征收的，其餘一切別的收入，完全由教育局和教育經費委員會支配，目下改為統支統收，這種組織是沒有了。

歲入次多的是學田租項，我們另有單文論及。

再其次就是契捐附捐，每張新契紙，無論是房契或是田地契，得納教育附捐三角，因為更換契紙的數目不準確，收入的數目也就最不準確。

雜項收入有運河升科附捐，這是河道改變，沙土沖積成的地畝。升科是報官領契紙的意思，這種收入自然更是不準確。此外廟產地租，共分百處，有二千二百畝(註二)，每畝年租從數角至一元多，年收千餘元。此等廟產地租是光緒民國間漸漸歸公的，尋找檔案，就發現這些材料(註三)；然自歸公後，往往無人過問，也不知道坐落方向四至，是以屢經催繳，亦無錢到手(註四)。又前以京錢作租價，現須折合國幣，加以包商制，中飽糾紛自然是免不了的(註五)。雜項收入中尚有馬村集租，係包辦性質，每年共收京錢六百吊，按市價折算，約合六十元。

最後說到教育基金，這是比較最複雜的一種收入，經過的糾紛最多，歷史也最長。原光緒年間，創辦聖澤書院小學的時候，有所謂「齊伙」者，這大概是地方上的一點公款，共有京錢一二，〇三二・〇〇吊，拿這個作為基金，分別借出，每年酌收利息（前由稅契處學款征收組代收，連學田年扣手續費數百元），除領狀外尚有保狀(註六)。此等生息錢文，拖欠甚多，自民國十年至十七年，共欠繳京錢一，七四〇・〇吊。又此等息金，自光緒直至民國廿二年末，都是沿用鈔碼，以吊及京錢計算生息，後奉令改為洋碼，一律以元為單位，按市價六吊作洋一元，得一，九八一元；及後銀元漲價，債戶借故云因事前未通知，堅不承認，爭鬧打嚷，兩不相容；後奉教廳令以八吊作洋一元，自二十三年一月起，按戶徵收，月利一分九厘，所得息金因之減少。前此等教育息金，存放時往往不能一律，縣長更換，手續即不同，有的祇在縣府存案，無任何其他手續，亦無規定限期，所欠之息，多不能按期繳納。借戶(共五戶)多是舊紳開設商號，無保證人，又沒有担保品，使款人家日漸衰敗，以致拖欠累累，如悅和堂曹氏名下欠本洋二二五・〇元，息洋一八九・〇元；趙茗齋名下欠本洋三七五・〇元，息洋三一五・〇元；，經屢光這兩家已是一，一〇四・元。查此款均係曹子亮一人借使，近伊家產無幾，形將破落催索始央託懇求以地作時價清還本息(註七)，這算是最成功的現象了。平常往往是延期抗繳(註八)，縣府亦無適當辦法，此等情形，所在皆是，其他各縣亦常見，結果引起了山東縣教育委員會貸放基金暫行辦法的擬議(註九)，亦是亡羊補牢的設施。以後借款，須根據此辦法，填寫借約，此外尚須有其他各項條件與手續，不過對於整頓與追還，尚無正常辦法，問題是要做成統一的成規，使縣長的更換不影響到基金利息的收入才是。

次論歲出：歲出最鉅額的要算完全小學的經常費，約佔全支出四分之一。先不問學校辦得如何，五個學校每年分得約一萬元，實在不算太多，拿這個數目去維持百數十學生的求學機會，幾個教員的衣食起居，則勉強尚可撐持，要辦得怎樣有聲有色，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支出次多的是初級小學，二十三年度前，縣立的每校每月發十元；這十塊錢僅足以維持教員一人的生活，一家數口則惟有坐視其凍餓。要發展學校，要購置建築是當然不可能的。

再來就是行政費，約佔全支出十分之一，前是局長一人，月支七十元；督學一人，月支四十元；教育委員四人，月各支廿五元；課員三人，月各支廿五元；錄事一人，月十五元；工友四人，月各七元；此外辦公費，包括紙，筆，簿，印刷，郵電，燈火，薪炭，茶水，旅費，雜費，購置修造亦包括在內。

關乎社會教育，原祇有通俗講演所圖書館，自二十年度起改組為民衆教育館，每月經費達二三三·〇元。二十二年度後，又有所謂民衆事業費，每年達三，七九六·〇元，至二十四年度，始完全取消。觀察歷年民教事業，一無所成，有職員而無工作，常常借一個名目，開銷幾千塊錢作算。

補助費是補助區立初級小學的，二十二年度前，統歸初級小學項下支出，後單獨另立名目，前區立初小分甲乙丙三等補助，每半年甲等十八元，乙等十五元，丙等十二元；廿四年度上半年，不分等級，每校補助九元。

縣立師範講習所，每月經費二二一·〇元，廿二年度後每月增廿七元，後又減至一六二·〇元，再七折一算，祇剩下一一三·四元。共立鄉村師範二十一年度成立，教廳令每丁銀一兩，增加附捐一角五分，汶上共有丁銀四二，八〇〇·〇兩，計增六，四二〇·〇元。此二校中情況，上一節經已提及。

教育經費委員會原無開支，廿二年後，委員由各機關職員兼任，不另支薪。內祇有會計一人，月支廿五元，專收學田租金，錄事一人，月支十八元，工友一人，月支七元，辦公費每月五元；二十三年度，支出竟增至一，三〇八元，究不知如何開銷也。

貸費原是借給汶上旅外學生的，規定每年四百元。當時祇有高中三人，職業學生數

人在外升學。廿年度大學生增至五人，貸費原額不敷分配，廿二年度乃增至八一〇・〇元，大學生五名，每名七十元，高中生五名，每名五十元，職業生七名，每名三十元。雖名為貸費，其實有借無還，亦無任何審查手續；廿四年度始定有汶上縣獎勵貧苦學生升學貸費辦法，然而因為經費短絀，廿三年度已復減為四百元，廿四年度再七折，祇剩二八〇・〇元了。

其他開銷如預備費，用作充實各校設備或作教育機關一切臨時開支，這部分開支是最隨便的。廿四年三月變賣泰安鄭匪家聲房產，得洋八百元，完全撥作預備費項下開銷。廿二廿三兩年度預備費特別多，開銷也特別容易。其他支出尚有暑期訓練班，獎勵小學教員，短期學校，民衆夜校，這些都佔少數，而且不是每年都有的。

C. 最近的教育經費

自二十四年度起，全縣一切經費統支統收，完全由縣府經徵處和第二科辦理，教育經費由半獨立的局面，一變而為倚靠式牽連式的。以前特別為教育的學田稅契基金等收入，都成為縣共有的了。又因是年水災慘重，縣款收入銳減，按財政救濟會議議決案第五第七項，自廿四年七月份起，薪公一律七成發給。結果全年教育經費由四萬餘元一降而為一九，〇八五，六〇元(註十)，共分配如下表：

科目	師講所	聖院小學	孔廟小學	女子小學	李伊小學	梁寺小書院	縣立小學	五十九處	區立小學	七十一處	共立鄉師	學生貸費	教員獎金	師生旅費	總計
全年經費	一，四四〇・〇	二，三一〇・〇	一，六五四・八	一，五八九・六	八三一・六	八三一・六	四，二五六・〇	一，四〇〇・〇	四，四九四・〇	二八〇・〇	二一〇・〇	八四・〇	一九，〇八五・六		

D. 學校的經常費和學生的費用

先說初級小學，又先說縣立的初級小學：廿四年七月前，每校每月由縣府支給十元

，雖然有時拖欠，總還算敷衍過去了。每年一百二十元的薪金，維持一家數口則不足，自己一個人的生活總算是過得去；此外一切建設置辦費，就得看學董了。情形比較好一點的，每年還有二三十元的租金收入，或是田租或是地租；學生有時碰着好的，一年也能收二三十元學費。七區的桑庄和油房庄，每年各能收得七十元學費，三區的梁家庄，每生每年津貼先生四元，還輪流請先生吃飯，這樣除縣的百二十元外，還有近百元的收入。不過這是例外的例外，普通的學校並不如此。縣立初級小學，二十三年度總數為九，一二〇・〇元，二十四年奉令減去三分之一學校，則祇得六，〇八〇・〇元，再由這裏七扣，實發四，二五六・〇元，是以去年七八九十四個月，每縣立初級小學，每月祇領得四元八角五分（因尚未減足三分之一），十一月後，每校每月增至五元八角，困苦情形，可以想見了。

至於區立小學，情形就有點兒兩樣；開辦的時候，多半得靠地方上熱心人士捐助一點，有的也真願意花個錢去爭點兒小名，說句話有力量的；當中也有拿廟租樹價作開辦費或是基金的，三區的石家廟小學就是一例。學生按照貧富，每年得納一元至五元的學費。縣府的供給前分三等，十八，十五，十二元，廿四年度上半年，每校祇領得九元，這實在是個大笑話，中間亦有窮到每月祇落着二三元的，甚而至無法維持教員一人生活的也有；幸而他們多半是本村人，可以回家吃飯住宿。這算是最窮苦的了，比較好一點的，每月也有十元的收入。

關於教員的薪金，作者曾搜集得兩段歌謠，很能代表個中情景：

（一）查學甚緊而不發薪金

又叫馬兒跑得好，又叫馬兒不吃草，又叫小鷄多下子，又叫小鷄不吃米，又叫工人多做活，又叫工人不吃糧，又叫先生教學好，又叫先生不吃飽。

（二）教學得薪金

我今教了小學堂，成了一個孩子王，一年恁別皆由己，臨走還落三石糧。

在開支上，縣區立都差不多一樣，這全得看校董熱心不熱心。熱心的校董遇到別村請來的教員，往往還管先生吃住，有時還代先生上課；二區的張家大街小學，就有這種情形，祇是不常見就是了。學校開支情形，我們舉七區為例（註十一）：七區有縣立五處，

區立十三處，每年共支出薪金一，五三四·〇元，雜費八六元，購置一六元(祇三校有)，書籍六二元，炭油一六〇元；二十校全年總支出一，八五八元，平均每校每年共支出九三元弱；祇薪金一項佔全支出百分之八二強。七區算是情形較好的一區，好些學校除教員薪金外，可以完全沒有其他的支出。

再來估計六個完全小學的支出(當中有德是私立的)：

二十三年度六個完全小學支出表

校名	項 目	薪 金	辦 公	購 置	工 資	共 計
育 德(私立)		1,080.0	360.0	120.0	240.0	1800.0
李 尹		714.0	84.0	33.6		831.6
孔 廟		1,192.8	180.0	30.0	252.0	1,654.8
女 子		1,125.6	210.0		176.4	1,512.0
聖 澤		1,668.2	310.8		235.2	2,209.2
梁 寶 寺		546.0	83.4		117.6	747.0
共 計		6,321.6	1,228.2	183.6	1,021.2	8,754.60

二十三年度未七折前六個完全小學教員薪金分配表：

元 數	10—14	15—19	20—24	25—29	30—35	義 務	共 計
人 數	1	6	15	6	2	5	35

從這個數目推算，薪金佔去全部支出百分之七二強。六個學校祇有三個有購置費，設備是完全談不到的。教員薪金，以每月二〇元至二五元者居多數。以每年千數百元，去維持一個有幾班學生幾個教員的學校，其拮据的情形可想而知。完全小學祇靠縣款維持，此外別無收入，是以發展殊不易。

學生的費用須視其所入的學校而定，如屬區立，普通年得納一元至五元的學費(也有不納學費的)，縣立的多半就不收學費，也有每年納一二元的，是當作津貼教員的意

思。各小學的書籍紙筆錢，每年有一兩塊錢就可以；此外還有茶水錢，由學生均攤，每年不過三四角。冬天多半沒有爐子，學生同意也可置一個，煤費由學生均攤（西李伊爲例）。這樣看來，一個初級小學的學生，有四五元錢，足夠一年的開銷了。

高級小學和師範講習所的學生就比較多一點，學費是照樣不用納的，書紙筆墨零用錢却花得多些，年約須五元至十元之間；如屬寄宿，則還有吃飯的問題，窮苦的學生祇吃「肚饅」（北平的鍋餅），再拌上一點兒辣子醬，每月兩元錢就夠了；還有一種是每生每月從家裏挑四十斤糧食到學校（小米高粱之類），合起來請個廚子，管廚子吃飯，不用另給工錢，這樣連菜帶飯，每月也得三四元的樣子。（師講所每生每月三·五元）供一個兒女到高級小學，除衣服鞋襪外，每年最少也得花上四五十元。在鄉間說起來，很是驚人的了。

除完全小學和師講所外，各初級小學對縣府的補助費都似覺不甚注意，尤其是區立如此，款項來時無定，數目亦不準確，常常拖欠折扣，對縣府早已失却信心，一年半載不發文錢也認爲是常事。這樣的結果，是政令不能暢快通行，尤苦了下鄉查學的教育指導員。

洋學的收學費和不收學費都是兩難的：如果收學費，則好些窮苦的孩子沒法上學，學校反而沒有學生；如不收學費，家長就拿這個不當回事，不拿錢那裏有好的東西，反正這樣，冬季沒活做到那裏敷衍敷衍總比在家裏東跑西跑好。結果任由兒女去一天停一天，反正不拿錢，也就不會上當，上不上課不犯什麼法，老師又不會到家裏捉人。沒有家長的合作，洋學似乎是無法進展的。

E. 教育經費拖欠的原因

教育經費拖欠的原因，前文已略有提及，現在再來總算一下。

歷年教育經費的支出，約佔全縣支出百分之三十，這個比數實在是很有可觀的。按照這個數目，應該相信汶上縣的教育行政不會比別的行政壞，成績也不應比任何部分差。然而結果正是相反。這相反的結果必有他的理由，必有他的遠因近理。別的先不談，經費的積欠，實在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民十七年算起，歷年經費的趨勢是增加的，然而實在的情形，每年收入的款項往

往比預算的少，支出的款項又往往比預算的多。舉一例來說，二十年度預算契稅附捐能得一千二百元，實在徵得的數目不過七八四·八一元。縣府對於代徵丁銀附捐，例規定手續費百分之三，除規定百分之三外，又擅自增扣，對其他各項教育收入亦是如此。結果十九年度拖欠七千餘元，二十年度下忙陳局長任內，地丁征收處主任王蘭香吞使代徵教育附捐三千餘元，是以又拖欠八千七百元(內祇學田和丁銀就有七千餘元)。二十一年度，又拖欠數千。以致積欠累累，無法償還，此等積欠又多推到小學教員薪金項下，倒需的是小學教員，以我們所知，最高的數目曾拖欠過十三個月的。局長更換亦是拖欠的一個理由，如十九年由夏任移至張任，夏任不交代，張任無法清理，教員更無法追討欠薪，一問三不知就算了結。

總括言之，教育經費困難原因，可大別為下列數種：(一)各種歲入短收。(二)公務員吞食。(三)兵災匪災影響。(四)制度不良，如包商制等。(五)縣府對學田基金廟租等欠明瞭欠整理。(六)縣長常常更換，接收未清即辦交代，存五日京兆之心。結果是其他各項支出照舊，祇有遠在鄉間不便說話的小學教員上當，洋學在鄉間得不到地位是當然的。

教育當局也曾想過救濟的方法，如十九年度變賣徐庄學田八畝，得洋二千餘元彌補積欠；二十一年度經教育廳核准，自上忙起(二十年二三月)，每丁銀一兩加徵臨時教育附捐一角五分，共得六千四百餘元，作為彌補積欠。這些救濟方法全是治標而非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亡羊補牢，根本的開源節流是不談的。各小學教員也夠老實，不發薪，也不見羣起罷教索薪，縣府敷衍敷衍又過去一年了。

(註一)二十三年度各縣造報概算應行注意事項十二條，內有較重要者數條：(一)各項雜捐公款公產，應核實列報，並以呈准有案者為限，如有擅自增加漏報者，一經查出，即將該項收入移於地方預備費，並從嚴議處。(二)縣政府第五科直接徵收之雜捐款產及學田租，應查明實收數目，一律編入整個預算內，并由縣政府第三科科長會同第五科科長，另造清單一份，載明某項收洋若干，共同蓋章，隨同預算，一併

呈送，以便參考，但單列數目，應與編列整個預算者為限，不得稍有歧異。(一)凡未經呈准，及不確定之收入，不得列入預算，如果贗混列入，將來倘有短收或不能徵收情事，即將該機關經費，照數刪減，概不彌補。(一)臨時費不得超過全縣教育費總數百分之十六。

(註二)根據經徵處民二十四年廟產學田租姓名地數清冊。各區廟產甚多，必不止此數，大半為地方土棍所霸佔，或是借名有住持。據云現所收廟租，不及原有者十分之一。

(註三)賞戴花翎提部院營務處在任候補清軍府特授濟寧直隸州嘉祥縣調署兗州府汶上縣

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劉 為

飭差查丈事案據光祿寺署正曹葆樹認種小學堂所當美化庄地二十大畝按四季呈繳租價該地坐落處所四至是否明確有無短少合行差查為此仰役即協同工書并邀同曹葆樹等前往該處指明地界將小學堂所當之地二十大畝按段丈量清楚註明四至丈尺據實稟覆以憑存案去役無得索延干咎速速

計差丈

小學堂所當美化庄地二十大畝按地丈量清楚開明四至丈尺稟覆存案無違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工房 朱廷麟 承
夏景年

正堂劉 (此地前每年共納租價京錢二百四十千文)

(註四)汶上縣公署 為諭催事照得該紳租種第乙高等小學校經費^地 ^畝所有應繳^租 ^價 ^生 ^息 ^錢 ^文現據該校請領前來合行諭催諭到該紳趕將應繳錢文來縣清繳以便轉發併投具繳狀備查無延切切此諭

右諭

曹葆樹
路紳克誠
趙若齋號

准此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縣長白

(註五)根據早年記錄，喬家村有聖澤書院膏伙地三十三畝九分，光緒三十年時，租價京

錢十千五百文，現在市價京錢一千約等大錢一吊，約等五十銅元，約合現市價一角。

(註六)具保 劉鳳桐 等今於

與保結狀事依奉保到協源號領出 聖澤書院膏伙京錢一千吊作本每年按一分利生息其利分四季呈繳不誤如有違悞推職等是問保狀是實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五 劉鳳桐 曹孫樹

(註七)立賣約悅和堂曹因乏用今將城西壩口南河東自己南北地一段計地官畝十九畝五分西至河下一步託人說合出賣於 汶上縣政府第五科名下承攬為業言明每官畝地價四十七元共價大洋玖百壹拾陸元五角正當日交足恐後無憑立約為証

同 人 宋紹武
胡峻三
榮星文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悅和堂立

(註八)教育基金放債生息債戶多有延期頑抗至教育經費支絀各學校無法維持

仰去警立將欠教育基金息戶張茂棟帶案勿延干咎速速

計開

張茂棟

政警口口口

縣長唐

八月十九日

限即日銷

(註九)辦法共九條：

- (一)縣教育經費委員會貸放基金須經委員會議決通過
- (二)縣教育經費委員會貸放基金每月利率最大不得過二分最小不得低於一分
- (三)基金承借人須備具左列各條件
 - (甲)有行為能力者
 - (乙)有正當職業者
 - (丙)有妥實保證人者
 - (丁)有超過承借款額三倍以上之財產者
- (四)經費委員會職員不得為基金承借人或保人
- (五)基金貸放期限最多不得過二年年分二次繳息十二月末日及六月末日各繳一次其不能按期繳息者經費委員會得不受約期限限制將基金收回並追繳其拖欠利息
- (六)承借人所具第三條各款資格

如于借約未滿期間有一款或一款以上變更或消滅者經費委員會得不受約期限限制將基金本息收回(七)經費委員會貸放基金須使用四聯借約以一聯存會計處備查一聯存案一聯呈報教育廳一聯呈請縣政府備案(八)承借人繳息時經費委員會應用三聯收據以一聯存會計處備查一聯發給繳款人一聯存案(九)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行

(註十)十個鄉農學校的經費不能算作教育經費。

(註十一)二十四年十一月調查，是二十三年度的數字

四，洋學的設備

在明瞭經費的情況以後，就容易引領我們到設備上頭。這裏我們願意從學校的地點外表，一直描寫到學校的內容，以完成整個物質建設的分析。

校舍十之八九是廟宇家祠之類的古舊建築，當中也有民房，不過為數極少，富有紳董多不願意把民房借出來辦學。平常廟產公產，幾乎無村無之，三數頃地也有，幾十畝地是最平常的(如大賈北辛店義橋等處)。鄉民隱不報官，害怕歸為公有，縣府亦無調查統計，情形生疏，亦不知何處有僧道，何處無之。民十七年秋，政府頒佈無住持廟產條例，各鄉土棍把持人即設法准許一些窮苦者入內居住，查問時則說該廟原有住持；一切廟產，又用私人名字登記，使縣府無從得知。在不同情洋學的局面下，要他們自願的各出廟產去辦洋學，作洋學的基金經費，事實上並不容易。民二十四年十二月，縣府令交鄉校調查各該區無住持廟產，十區中六區經已呈報，茲列表如下：

項目 \ 區別	1	3	5	7	9	10	總數
數目	2	7	11	7	23	1	51
地畝	6.2	519.0	79.0	132.7	85.7	21	843.6
價值	160.0	427.0	1,999.0	3,281.0	1,176.0	330.0	7,373.0
樹數	10	2	80	20	69	1	184
價值	20.0	12.0	10.0	40.0	48.6	10	280.6

這種官樣的調查，數目已有可觀，實在的廟產當然不止此數，有住持或是虛報住持的，數目自然更大。

已公開辦學的廟宇還是保守着一切古舊之風，不單是一切神佛不許絲毫移動，廟內的佈置，也還是一依舊觀。這樣學生和神佛爭地藏身，爭奪躲風避雨的所在，成爲最通常而最可憐的事件。凡是以廟宇爲校舍的學校，問題就複雜，舉李伊完全小學爲例，房子間數並不少，祇是神佛佔的地方太大，一個老大的屋子，擺上兩個泥雕木塑的玩意兒，就擺不下桌椅了。是以有時有學生有桌椅有教員，也無法多添一班。又有些已作爲校舍的廟宇，還繼續供香生火，初一十五，年年節節，老太太們照舊來求籤託福，先生在一旁講書，兒童在一旁讀書，老太太們在一旁叩頭燒香，口中亦是唸唸有詞；香火繚繞，同在一間屋子裏；見着這種情景的時候，我們真是哭不得來笑不得。普通的廟宇祠堂是這樣的，小小的一扇門，沒有窗戶，因爲迷信風水，老百姓們是不許改建的，整個教室，祇好從一面採光，尤其在冬天，連這扇門也關上了，乍入教室，會叫你分不出誰是活的兒童，誰是死的偶像，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有書什麼地方有祖先神位。教室祇是廟宇，不是爲興學而建的。

教室內的設備，我們先來談桌椅，除去教師的一份比較像個樣兒外，學生的多是長短高矮不合尺寸，五光十色，像是中秋節的燈火，從板凳條凳到太師椅，從太師椅到兩頭拿石塊填高的木板，三脚四脚無奇不有。說是把椅凳鋸去若干，以適合兒童的體格，他們滿有着反對的理由，小孩子一天大一天，一天長一天，鋸矮了明年就許更不合適。拿現代人的眼光去批評這些，似乎是真的不合適了。

黑板平常是大小三四尺見方，高低懸掛不定，學生用黑板的時候差不多沒有。在鄉間用黑板，也有一個頗爲經濟實用的方法：在牆上塗上些石灰泥，再加上些黑素或是煙灰，掃光滑了就是一塊好黑板。粉筆十分缺乏，是以又有拿石灰當粉筆的，作用相同，祇是有點兒不方便就是了。粉擦子是沒有的，拿塊破紙破布，天大不了的事都解決了。茶水多半祇是爲老師的方便而設的，事實上祇有一兩個顛七倒八的茶杯，客來就得到外頭借，衛生不衛生是沒有工夫去談了。

老師平常不在學校住，一放學就鎖上校門。在校住的老師，如房子夠用就有一個所

謂教員室，不夠用的時候，白天上課的教室晚上就是教員的臥處。老師除普通課本外，少有其他參考書籍，雜誌，儀器，掛圖等是沒有，標本罕見，四書五經間或有保存，此外紙，筆，墨，筆架，算盤，或缺或存，除棉被一床，衣服兩三套，破書幾本外，老師亦不過兩袖清風吧了。

至於教室最低限度之時鐘日曆，十九皆無。上下課無一定時間，每日應有之五小時功課，亦馬虎從事。學生隨來隨去，老師出入自如，形同兒戲；說是學校，真有點叫人不相信。學校無時鐘，家庭無時鐘，老百姓們又沒有守時的習慣，若要上課準時，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作者去年曾參加七區開河懇親會一次，云早十二時開會，至下午二時半始能勉強舉行，其他的情形，可以想知一二了。遊戲用品的缺乏，除了經濟外，還有鄉人反對的原因，玩玩跳跳的把戲是得不到老百姓們同情的。

教室內的氣味已够教人害怕，冬天的溫度更是頗足違說：汶上每到陽曆十二月初即開始冰凍，最少也得繼續四個月的光景。通常教室沒有爐子，有也是燒個土爐，煤氣比冷氣更可怕，平常遇到客人；或是真的冷到受不了的時候，可以燒把「麥梢」，燒塊「劈柴」，濃厚的煙教人喘不過氣。在這種情形下讀書寫字，真有點難為情，兒童的健康先不說。冬天什麼都不燒的教室佔十之八九，這樣墨盒硯台都薄薄的結了一層冰，毛筆也不管事了，我們常常見到三四個可愛的兒童，縮作一團，互相取暖，或是呵筆寫作，老殘遊記中黃河打冰一段活現在眼前，我們不願意想像比這更苦的求學地方了吧！

讓我們再來觀望一下教室外的一些景物，普通廟外是一片空地，空地的面積是頗有可觀的，稍加以整頓，滿可以成個花園，菜園或是操場；然而情形正相反，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發現「廁所」的痕跡，在鄉間隨地大小便的習慣下，你不能在學校發見例外。學校的經濟狀況或不容許蓋搭一個茅房，事實上這又無須，反而覺得多事或是不方便。然而這種無設備的設備是最不適宜女生的，學校沒有茅房能叫女學生唸不了書，這種情形恐怕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不容易見到吧！

完全小學的設備自然比初級小學的好得多，冬天也有爐子，也有日曆時鐘一類的必需品，離理想當然還是很遠，在鄉間一切敷衍的場面下，已經是很難得的了。茲將其教學用具情形，列表如下：

校名 項目	勸善寺	李伊	孔廟	聖澤	城女 中子	育德	共計
書籍		530	650	600	不詳	不詳	1780
雜誌				1			1
日報	1	2	1	2			6
儀器	40	40	40	聖廟球樂 軍			120 件 及其他
標本				27			27

以上描述的是洋學的普通情形，比這種情形好的自然也有，祇是數目太少就是了。總之鄉間的洋學和城市的斷然是兩樣，無法比較，也不應比較。學校的物質環境不能說是最要緊，要用的時候沒有也是不可能的。這物質環境貧乏的本身不要緊，從這裏我們却看到汶上人對洋學的思想態度，這才是問題之所在。

五，洋學的教師

這一節我們打算從教師年齡資格的分析，推論到他們在鄉間佔據的位置；再從其位置發現他們的困難，他們所表現的和事實上的困難，同時並注意到他們的生活方式。

汶上縣歷年教師資格表

資格 年度	大學畢業肄業	高中畢業	舊制中學畢業	後期師範畢業	前期師範畢業	舊制師範畢業	師範講習所畢業	初中畢業	單級教員養成所	甲種職業學校畢業	乙種職業學校畢業	警察學校畢業	小學畢業	黨義教育訓練班畢業	縣立農墾學校畢業	其他學校畢業	非學校畢業	其他	共計
	十八年度			3		2	9	80	2	65	15	6							
二十一年度				57											85	3			145
二十二年度		18		15			28		12	7		1	53	6				5	146
二十三年度		8		22			83	3	8			1	59	5	4			17	210
二十四年度	2	17					(註) 94						27	6	2			23	171

(註)師範講習所畢業九十四人中，包括其他師範學校畢業者。又是年教師總數目一七一八為二十四年十一月前之統計數字，十一月之統計為一六五人。

祇拿最近一年度的教師來說，以小學畢業後讀過一二年師範學校的最多，佔百分之五四·五〇，小學畢業者次之，佔百分之一五·六四，中學畢業者又次之，佔百分之九·八二，其他非學校非教育機關出身者也佔有相當數目。

廿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三日，汶上縣政府曾主辦初級小學教師講習會一次，參加者共一五二人，茲開列其年齡資格以作比較（根據報名單）：

項 目 別	來 歷 資 格										年 齡						
	現 任 教 員	停 辦 教 員	私 塾	自 動 參 加	師 講 所	高 小 畢 業	師 範 學 校	高 中	初 中	不 詳	未 受 檢 定	受 檢 定	15-20	21-30	31-40	41-50	51-60
1	9				9	1				4	6	8	2	10	1	1	
2	17				10	2	1	1	3	6	11	1	11	5			
3	11	1			8	4			1	10	3		10	2			1
4	21				17	3			2	10	12	2	11	4	5		
5	15				10	6		2	1	8	11		12	5	1	1	
6	11				9	1		1	2	11	3	1	10	3			
7	15				12	11		2	2	19	8	5	9	7	6		
8	6	2			6	2			1	4	4	1	6	1			
9	8				5	6	1			5	7	2	8	2			
10	1	4			1	2			2	1	5	1	4				
共計	115	7	12	18	87	38	2	5	2	18	80	72	15	92	30	13	2

觀察以上兩表，其情況略同，師範講習所和高小畢業的佔絕大多數。三十歲以下的教師約佔百分之七十。初級小學教師中，區立和縣立的沒有多大分別，我們曾分析區立的九十八個教師，曾經師範教育者三五人，約佔百分之三六，小學畢業者二〇人，約佔百分之二十；至於完全小學的教師，程度比較好一些，其分配如下表（二十二年十一月呈省府教育廳）：

大 學 畢 業	大 學 預 科	省 立 中 學	優 級 師 範	省 立 師 範	縣 立 師 範	小 學 畢 業	工 業 學 校	省 立 單 級 養 成 所	其 他	共 計
1	2	13	2	9	5	1	1	1	1	36

一切統計調查，證明鄉間師資的貧乏，尤其是質的貧乏，這貧乏真叫人害怕，小學畢業就任小學的教師，再讀兩年講習所的，那就是了不得的人物。這種人物不能適應地方的需要，缺乏對付地方的力量

，無法博得鄉間的信仰是無足為奇的。所以我們說「年紀青，經驗少，在鄉間沒有地位沒有聲望，老頭子們看着他生，看着他長，在他們眼中，還不過是個毛小子，誰拿他當老師看，連寫個賬都不會，一切應用的知識全拿不出來，又誰敢把孩子送到他們那裏學乖」，隨隨便便胡亂地讀上三幾年書就當起老師，不說別的，光是年歲就給予很多不方便。有一些老師還獨自誇大，認為已讀飽洋書，滿有學問，對老先生們自然是一律看不起，就是他們的父兄也認為是老腐敗，不值一談的；這種態度，最易增加一般仇恨的心，不信仰，不舒服。這樣誰願意把兒女送到這半洋不漢的老師那里讀書，讀書回來反而罵老子。

曾受一二三四次檢定的教員，汶上縣祇有二十五人，二十五人當中還有過期失效的（見山東檢定合格小學教員姓名冊一〇九至一一二頁）；此外有代用教員五十三人，多已期過失效。調查表記登教師講習會有七十二個教員自認已受檢定的數目是不準確的。講習會完畢後，我們曾考核成績，一五二人當中，得六十分以上的僅五十六人，約佔三分之一。開會的時候，我們曾請各教員用紙條寫下要解決的困難問題，結果一共收到三十六條，現試舉幾條，一字不改的抄在下面，以見老師程度的一般：

（一）「自吾在本村設立小學以來關於學生方面時有進步的希望不過就是每日上課的時候也就用良好的方法引起兒童的動作及良好的習慣現在吾校內因近年以來加入許多生又分成班次的規定是甲乙丙三班甲乙丙班是十一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皆入甲乙兩班授課而丙班生已有十餘名是八歲以上十一歲以下者於丙班生受課對於丙班生吾每日上班以前以花生喚兒童念書每一班認五個字就與兒童五個菓核故兒童貪食菓實也就趕快去念所以兒童很歡迎念書的意義故吾現在錢繁多向來吾不希望設教育求生活原

是引兒童增加點知識就是了」(五區軍屯，商鴻芳)

(二)「在開學日期校長不服責招集兒童教師當如何處之？」(趙維乾)

(三)「鄉村父老多不暫成學校應如何解決？」(劉秀廷)

這裏我們發現最普通的白字，完全不通的句法，要他們去替學生改文章，認新字，那簡直是件笑話。再看我們搜集到的另一些例子，講習會終結的時候，我們曾出「我教小學的幾個困難問題」一題，請老師們寫作，時間祇限一小時，底下是當中的幾篇，有些老師根本就沒法寫，交白卷或是祇有一二十個字。

(一)「我們教學困難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私塾破壞學堂的說不是聖人之學是洋學生。不能在鄉應答事故。於是我們學不能昌盛是第一困難問題學校中之學生多有農暇之時在校至農忙之時多有下學助的亦誘別的學生多半下學然後資格學識不齊班次復雜亦教學困難也」(五區陳允中)

(二)「唉！看現在過去的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困苦得來的。象總理中山先生，奔走十次革命，途中的困難，真是一言難進，雖然是經過困難，終於達到革命的成功，真叫人敬仰欽佩呀！我的困難問題，也隨着那無有道德的人物，只說薪金減退，考查起本縣來，受了黃水的災害，一民痛苦很大，現在經濟問題，祇有教員教好兒童，自然政府有相當的辦法，去提高薪費，現在我的問題祇要有學識，就有多的經費，多數的教員，可把經費問題打消，祇有求學識而已。」(七區劉紹伯)

(三)「現在處在鄉村舊環境的我，不知道世界潮流的沿進速率：「那麼，只因鄉村的舊人，舊道德，舊環境的束縛着我們的沿進」而不能與新頭腦的人們相接談，那麼知識不能增高，學術的思想：「就變成千里一日的」問題只怕將來：「一日千里的同胞們，思想，能力，技能，超到我的九仞」那麼：「我便就成他的後盾」那麼我的生活問題便無處解決了！但是鄉村的父老：能使兒童：「忽作忽輟」流動不適宜的要點有三 1.能教兒童辦理家中事多 2.教尊孔拜神了，尊守舊制的環境，而難轉動他：「梗頑難化的性」我困難之點請解決」(七區馬雲龍)

這就是汶上縣洋學老師資格的一點表現，拿他們去對付兒童對付地方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三區次邱的初級小學教員，竟然不明白「第四年班有多少學生？」「附近有沒私

塾？」「這學校是縣立的還是區立的？」的意義，我們查學的時候，用口問和寫在紙上的這幾個問題，他都是默然無法解答。

一方面固然是質的貧乏，另一方面却是量的有餘，「所謂合格」的教師找不到學校。據二十三年十月的師資調查，認為合格的二一〇人中，在任的祇一五六人，曠閒者四九人，往他縣者六人；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們也調查過三五六七九十共六個區，內中有一三五個未服務而和現任有同等學歷的師資，量是有的，最缺乏的是質。

汶上縣洋學老師的資格已如上述，根據這種資格，困難必是自然而來，也應該預料得到的。在我們分析一三六個命題為「我教小學的幾個困難問題」的試卷中，得到以下的結果：

項目 提出次數 區別	經費不足薪金無定	鄉俗不開對學校不同	設備標本教授書籍不	全	學校環境校舍不良	分班太多，工作太忙	學識短淺	學生程度不齊，愚慧	私塾對敵	無教學方法	校董不負責	學生窮，無學費，買	無參考書籍報紙，遇	困難無法解決	難於管理	應酬雜，窮於對付此	會人與事	體育唱歌美術勞作等	科鄉民反對	難引起學生興趣與活	動	農樂知識是以無法無	亦無時間和農民談話	已畢業初級者無法升	學留校又無教材
1	10	3	3	4	0	2	3	2	1	2	1	0	3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7	7	7	6	6	2	2	2	6	4	5	4	3	2	2	4	1	0	0	0	0	0	0	0	0
3	12	5	4	3	3	2	4	2	0	1	0	1	0	1	0	0	0	2	0	0	0	0	0	0	0
4	20	11	3	9	2	4	4	4	1	3	1	4	2	2	3	1	1	0	1	0	1	0	1	0	1
5	19	13	6	7	4	3	4	3	4	2	4	0	0	0	1	1	2	1	1	1	1	1	1	1	1
6	14	6	3	3	3	2	3	2	2	1	3	2	2	2	5	3	0	1	1	1	1	1	1	1	1
7	23	12	6	5	6	5	3	2	6	3	3	3	2	3	1	0	2	0	0	0	0	0	0	0	0
8	7	2	0	3	1	1	1	4	1	1	1	1	2	1	2	3	0	1	0	0	0	0	0	0	0
9	9	8	4	2	2	4	1	3	2	3	1	2	2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10	5	3	3	2	1	1	0	0	0	0	1	2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共計	136	70	45	44	28	26	25	24	23	20	19	19	17	16	15	14	10	5	4	4	4	4	4	4	4

老師們的困難，已在我們的計算中，有時還編成歌謠，隨處誦唱：

「教學難，教學難，按日期，受訓練，服勞苦，担乾瘁，教兒童，費心血，養生活，若干錢，為教師，實可憐，請老師，指示我，快設法，解困難，感恩不盡的好心

田。」

我們相信這是最坦直的自白，他們把感覺到的困難寫出來，研究的人盡可拿去作參考，作為解決的門徑。不過老師們所舉列的祇是主觀的表示，表示是一件事，事實又是另一件事。祇停留在教師表示裏而評判他們的困難是不足的。我們在觀察，談話，居住接觸中，還發現一些客觀的事實。

困難中最嚴重的是教員的生活問題，關於教員的經濟狀況，在經費一章，已詳為論及。在每月幾塊錢的狀態下，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飯，每天也得開銷二角錢的樣子。是以縣款不到，燃及眉睫，教員向學生家長借糧也是最平常的事。如屬本村的教員，一家老少在一起住，也還有法可想，如屬外來的，冷清清の住在廟裏，窮起來更是可憐。

教員的環境是沒有讓他增加知識的餘地，一個教員離其他一個有同等學歷的教員就是二三十里，目不識丁的老百姓們又不易和他打成一片，他自己本身就有點兒不願意。另一方面又是書都不能多買一本，以這些教員的程度，教授書一項，似乎是不能少的，事實上又是真的買不起；辭典一類的東西更難，遇到不懂的地方無法請教。這樣教員就像一個話匣子的片子，或是一副死定的機器，已懂得的已有的不一定都能保存，沒有的新的無法增添。這些痛苦似是無法告人的。此外有一些科目是極其不容易教的，如教自然沒有標本，材料又多半採自南方，學生一二十，一個課室內就有四班，每班又因入學的先後不同，資質年齡自是各異，春夏秋冬季始業都不一定；春天的時候，往往就讀到冬天的課文，時間分配上已感棘手，教授法更不能談；如說出外參觀，採集標本，老百姓們就滿認為不當，好好關在屋子裡讀書才是，先生怎麼倒領着孩子們亂逛，滿街滿處跑。此外體育唱歌美術勞作也是最難找到材料，同時也是最易受到抨擊的，學校祇應該好好讀書認字，有規矩禮貌，孝敬父母知進退才是，怎麼倒唱唱嚷嚷，手舞足踏，這個樣子還教得出好人來。課本上的「物語」，也是最招老百姓們反對的，怎麼靠貓狗狗全會說話，真是天下大反，和他們的「王道」是不走同一路綫的。所學非所用，課本的材料，打不入鄉間，「讀洋書亦不能應酬洋人」，「學算學不能通商」，不能立即適應目前的環境，這些與其說是教師的困難，無寧說是中國整個教育政策的失敗。「洋學」完全是外頭搬進來的一套東西。

私塾林立的影響，確實是極其嚴重的。鄉民對洋學的不同情，冷淡，使教員無路可走。我們查學的時候，教員們甚而不敢說出私塾的所在，不敢更動學校所在地廟內任何的一點佈置，害怕開罪地方，得罪人。祇是這點已足夠證明他們的苦悶，在村中地位的低微，聲音的弱小了。

學生當中，有些年齡已很大，又有一部分曾在私塾讀過若干年書粗通文字的，其漢文程度甚有遠在教員所能指導範圍外的；甚而有些鄉紳利用這些人物來搗亂學校，問難作祟，使教員無法應付，鬧到「關門大吉」的也有。

教員的忙於應酬，窮於應酬，形成最奇特的一種現象。通常給孩子起個名，寫封信，報個喜，檢讀張由單，立張契約，訃文，請帖，借據記單，合同，表文，看個日子，合婚，甚而廟文，祭文，給小孩治病的「幻童子」，「止哭歌」，正如他們對塾師的要求一樣，認為也是洋學教師的工作，是義務的本份的事情；要應酬校董，要得鄉民的信仰，要和塾師爭地位爭面子，教員們是不能不幹這一套的；不然就得挨罵，「什麼狗先生，連看個日子都不會」。先不說我們的小學教員有沒有這種準備，一個洋學高小畢業或是師講所畢業的毛小子有否這種能力，一二十個奇形怪象的學生，許多教員已是無法應付，再加上這些社會人事，禮俗，無怪乎我們的教員說：「當個小學教員，不如在衙門裏當個聽差」。

話得分兩頭來說，困難本身常常就是好處，假如勝過了這些困難，他就被認為一個最成功的教師，得着附近一切人的擁戴。就拿應酬來說，這無疑是困難，同時也就是使他們站穩腳的唯一方法；誰應酬得好，誰就是領袖，有地位，有信用，認應酬是一件樂事。據我們所知，最得人信仰，入款最多的教員，是最會應酬的教員。

我們和教師的接觸談話中，得知有以自己所執的職業為愁城苦海的，沒有旁的時候好幹，當教員祇是暫時的隱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相信好的教員會一天天減少下去。找着「馬」的教員，是再不願意「跑」牛的；俸俸是交通不方便，教員又沒有什麼組織，多半是本村人，家裏還有幾畝薄田可過活，否則罷教或是其他一些不幸的事情是準會發生的。

因為有困難，因為不安於教，最自然的出路是躲避。到什麼地方聽個戲，到鄉農學

校(區部)領薪，什麼親戚朋友的喜慶婚姻發喪，辦點兒莫須有的私事，都是教員們的好日子。隨隨便便就是三數天，甚至於一兩個星期不到校。縣政府對教員的告假又沒有明文規定，什麼理由才可告假，誰有准假權，是誰都不知曉。教員的缺席正如學生的缺席一樣，從不被認為是怎麼嚴重的。

最後我們談到初級小學教員的男女性別，全縣祇有一區夏庄初級小學由一女教員主持，七區開河一校由夫婦二人主持，剩下的完全是男教員。完全小學也祇有城中女子小學，一個校長五個教員是女的。從質上去說，汶上縣的。教員誠然是一個問題，女教員則質與量都同等缺乏。

以上對洋學教師已分析清楚，在目前中國的鄉間，教員的力量比課本的力量大得多，一個好教員就是一村的領袖，一村活動的中心，祇會教書認字的教員，在鄉間是不被重視的。

六，洋學的管和教

管教問題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學生的隨來隨去，遲到早退，曠課缺課。家長的不合作，天陰下雨，趕集廟會，節期喜事，瑣碎零整，都成為不上學的好理由。他們是根本不上學，教你的管教無從施展。關於學生的缺席，汶上有一句話說得甚為得當：「春全夏半秋不齊」，西北有一句話是「春滿堂夏減半秋零落冬不見」，正和汶上的互相對照。一年裏頭，春天是比較最好的，到麥收秋收多半兒童得回家做活。五至九月，學生少到可憐，冬天天氣冷，窮苦的又正是拾糞拾劈柴的好機會。家裏有點錢或是有二十畝地以上的，都到私塾去了。這樣一個洋學生，經過一個長久的秋冬天，把春天認識的幾個字全忘記了，也就更不願意上學。結果一個鄉間小學，常常是開辦了十多年，仍然沒有一班畢業的學生。

曠課缺課外是遲到早退：兒童吃飯的時間不同是最重大的理由。汶上縣境內河西的農家，多半每天吃三頓飯，早上八至九，下午二至三，六至七；河東的農家，多半每天祇吃兩頓，早上九至十，過午四至五；除河東河西分別外還有貧富的分別，富有者三頓，貧苦者兩頓。一個小小的學校，一二十個學生，吃飯時間就很不劃一。早上從八至十

，過午從二至五，學生輪流回家吃飯，學校沒有時鐘，農家更沒有時鐘，這樣一耽擱，就是幾個鐘頭，父母再不催促，孩子們自然樂得多玩個把鐘頭，回到學校撒個謊，什麼都完了。結果學校課室坐不滿人，查學時候見到的是零零落落不三不四的景象。學校的「金木水火土」時間表，祇是一個樣子，從來是不依功課表上課的。

除去老師不到，學生缺課遲到早退外，還有鄉間例行的節日。這是民間永遠不會忘掉的高興日子，普天同慶的慣例，私塾和洋學差不多是相同的。他們雖然不知道元旦，總理紀念，雙拾節，復活節，聖誕節等等，却清楚地記得什麼時候是清明，端五，中秋，上墳，冬至，過年，「洋」學堂仍然得用「漢」曆。陰曆正月十六開學後，好好讀上兩個月書，這算是一年裏最好的日子，學生也最全；三月十四日就是清明，墓一掃就從三四天掃到七八天；回來後讀一個月左右的書就來到端五，端五前後，正趕着麥收，洋學的大門最少得關上兩三個星期，家境較苦的孩子們就一直等到秋收後再上學了，秋收（高粱、豆子之類）總在八月底，這一停就得等到十月初三四上墳以後才算正式上課（上墳燒紙十月初一）；以後就是陽曆年，有些洋學也照例放假；學校開到陰曆的十二月十五，就算一年的總結束，讀洋書漢書都得等到明年了。總觀起來，一年裏能讀書的月份實在不多，當中除去上學不上班的禮拜天外（鄉間禮拜天學生也到校），正式在課室的時間，好的有五六個月，壞的就祇三四個月。有時莊稼的早熟晚熟，都使上課的時間沒有一定。校曆這東西是用不着的，每天規定五小時上課也是白費。（七至八，九至十，十至十一，一至二，二至三）

汶上縣的處罰學生，不成爲任何問題，不知是因爲學生太聽話用不着訓戒，還是教員害怕開罪了孩子們，害怕因此他們不來上學；除非是太不像話的學生，平常是得過且過的。體罰更是不常遇到，在村裡最有勢力的教員，許會對太頑皮不過的學生打個耳光，打次手心，罰跪站，限制小便次數，劃個黑眼圈，太不近人情的不容易見到。四區高里小學，還用記錄的方法獎勵學生，這算是積極引導最成功的了。

處罰的不存在並不能增加學生的活潑性，沒有消極的同時亦沒有積極的。根據老百姓們的看法，洋學也應該和私塾一樣，學規矩，不胡說亂道，再進一步說許是盼望做個民國的「洋官」。是以約束學生，整齊嚴肅，正襟危坐，才算是上好的先生。然而學堂的功課和私塾的不一樣，那裏有唱歌有體操甚而有短程的旅行，這些東西都是老先生們所

反對的；這樣亂玩亂跳愛搗亂，還算得什麼老師，誰願意把孩子送到學堂學「玩」學「打球」，管教的問題就在這種情形下難辦起來了。老師們爲要適應這種環境，好些地方就得請教私塾的先生，模倣塾師的主觀教授法和管理法，呆笨遲滯成爲最普遍的現象。學生傳統的不活躍不自動，家長的反對，再加之教員缺乏領導能力的三個因原，使教和管全成爲注入式的，先生給學生取，先生禁學生依，不管他給的禁的是什麼，你取了依了就算數，從來無須多說一句閒話，也用不着自己就心。注入式的教管和學生的不活動是互爲因果的，學生不活動，須用注入式，用注入式則學生更不活動。查學的時候，我們見到正襟危坐的孩子們，房邊又是一些不動分毫的偶像，這二者正成爲美妙的巧合。

七，洋學的升學問題

清算一個高等小學畢業生在他環境裏發生的影響：花了父兄拿血汗換來的幾許金錢，一些他分內的工作得另雇人去幹，認識了幾個半通不通在鄉間用不着的字，看不起爲人敬重的長老們，說不定什麼時候搗個亂子，不願意再下田地工作，遇有機會就往大地方跑，這些種種，供給了升學問題的重心，老百姓們看見的是實利，這件事情走不通，一切別的事情不會走通。

此外我們再談到實際上的困難——窮苦和交通不便。六個有高級的完全小學，四個是在城裏，「花費大」「來回不便」兩句話就能叫一個願意升學的孩子停學。在本村或鄰村上學，還勉強說得通，一天兩頓飯回家吃，衣服鞋襪一仍照舊；家裏有活，做完了再到學校去，有什麼事，當時就可以把孩子叫回來；至於離去了本莊本村到城裏，根本就在家分離，有什麼事情就得請短工，農忙的時節尤其不上算，讀書到底讀不出什麼黃金來。是以初級小學讀完已是不容易升到高級，勉強高級讀完，更是無法升至外縣，除非是「了不起」的闊人家，平常是沒有辦法的。這樣我們見到六區劉登漢教的初級小學有七年班的學生，七區開河初級小學，有畢業已三四年的學生還留在原校的，有志讀書；環境經濟不容許。留在原校問題是教員的指導能力，教科書的缺乏，此外年齡的問題，時間的問題，足夠把一個好好的孩子委屈死了。

小學招生的困難和學生的無法升學是同等嚴重的，這正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學生

方面言，是無法升學，學校方面言是無法招生。每到春秋二季，城內的完全小學就起始繃眉頭，發愁招不到學生，開不了班，領不到縣款。招生的初步方法是各教員到鄉間初級小學遊說探訪，調查各校的兒童，看看誰家裏有錢，够資格升學，然後再運用三寸不爛之舌，作種種式式的遊說，甚或暗示相當便利。入學試驗祇是一種手續，自然是百發百中的，祇怕你不來，來一個就是一個，來兩個就是一雙。每個可能升學的兒童，都被計算得清清楚楚，就像是買賣人見到洋錢，一個都不願意放走。從兒童方面看，自然可說是幸福；從教員方面看，說他們熱心教育可以，說他們志在湊足學生，開班領款也未嘗不可。初級小學的學生，大半是不能升學，極少數能升學的，又往往不曾畢業就被城裏的完全小學招走了。學生程度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管的。這樣子辦，結果還是不好，學生還是不足數。去年(民二十四年)城中一個完全小學有六十三人報名考試，全取上了，也祇有二十五個人來上學。——招生和升學代表了先生和學生兩方面的場合。

私立育德小學，招生比較容易得多，理由是校長不更換，經濟來源穩固，精神統一，是以得地方的信仰也較深，內幕的黑暗比較少。別說是每月祇一二十塊錢，成黨成派，互相排擊暗鬥，縣立的小學就常常遇到這種事。做點小事情也得用手腕，這些種種，最能給予兒童們以極不良的印象。

在本縣升學已是困難，從初小升到高小已是無法，到外縣到外省，自然是更談不到了。新教育既不能使人升官，又不能使人就地發財，外頭讀完書回來，在鄉下人眼光看來祇有壞處而無好處，連種地趕牲口都不願幹，也幹不了，這些種種都是升學的障礙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畢業生的無法升學，實在是洋學無法發展最大的一個原因。上私塾讀三兩年書，普通鄉間對付全可以了；讀幾年洋學，什麼也不懂，除口旁多掛幾個新名詞外，是一樣的無用，新名詞在鄉間又不能換飯吃。要升學，又非到外縣或是省城不可，先不說有用無用，這又是經濟能力所不容許的了。

八，洋學中的女子教育

根據最近的調查，初級小學的女生，全縣祇有二〇八人；完全小學的女生有一三六

人，共三四四人，佔全縣小學學生數約十四分之一。這個數目還不是可靠的，開學的時候，女生到三幾天，一遇到事情或「閒言」就不再來了。完全爲女生而設立的初級小學，全縣祇有一處（七區開河區立初小），縣立唯一的城中女子小學，當中亦約有三分之一是男生。全縣女教師祇有八人，八人全是外縣來的。

從這幾個數目看來，女學生和女教師是同樣的缺乏，女孩子讀書的意義，在汶上是不會長成。關於這點，我們曾用頗大的努力，爲的是要明瞭其中的究竟，到底爲什麼女生比男生少，爲什麼女孩子不上學。研究考察的結果，發現一些頗爲有趣的事件；有些事實，不是親眼見到，真不易教人相信：

（一）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是最普遍的一種。女孩子生下來就是賠錢貨，養大了嫁人的，再花錢去讀書，那真是大大的上當；讀上一二十年書，也照樣的送人，求實利重生產的老百姓們是不幹的。

（二）普通女孩子，從三四歲的小姑娘算起，一直數到十六七歲，挑水，做飯，紡紗，織布，做針線活，領帶弟妹，從天亮到天黑，都在工作忙勞中。出嫁的媳婦，上有公公婆婆丈夫，下有兒女，讀書更是夢想。

（三）女人根本是用不着識字的，他們的生活不要「字」的幫忙。這年頭，女人還是做不了官，「學而優」也沒有「則仕」的可能。讀書養活孩子，不讀書也養活孩子，這樣讀書就不成爲重要的了。

（四）通常女孩子是寸步不出閨門，尤其是富有一些的是如此，到十三四歲就連大門口都不許站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一輩子祇認得從娘家到婆家的一條路；男女一塊兒唸書，那成什麼樣子。這些混俗地方，女孩子是去不得的。

（五）十分之九的洋學是在廟宇家祠內設立的，這些地方有時根本就不許女人進去，認她們是污穢或是不祥的。

（六）汶上不容易找到不纏足的女人，僅有的七區初級小學的十三個女孩子，是二十六隻小小的金蓮。小姑娘從三四歲起就受罪，要她們每天從家到學校從學校到家的來回走幾次，陰天下雨，那簡直是不可能。學堂的體操遊戲，那更是不易舉行了。要不裹脚吧，那就無處去找婆家，女孩子的一生都給你耽誤了。在我們搜集到汶上縣的歌謠中，

有好些是頰揚小脚的。如教員硬要放足，那祇有解散學校，七區開河的初小，從前就鬧過一次這樣的風潮。

(七)女教師的缺乏也是女孩子失學的一個理由，男的教女的，在鄉間總認為是不大方便，年青的教師那更是萬萬不可能。

(八)洋學裏設備的不全，有時也是女孩子失學的一個原因。沒有女生廁所，就可以教她們無法上課。男生隨處大小便，也給予女孩子以種種的不便。此外棹椅坐位，隨時都容易發生問題的。加以別人在旁邊一笑話，好好招得的幾個女生，又得回家做活了。

辦男女合校的小學幾乎是不可能，完全辦女生的學校，學生又太少。不先給若干便宜，家長們就不會答應她們去上學。前四區李村疇裏各有女校一處，都因為情形不對，早已停辦。汶上縣女子教育的落後是顯而易見的。民十八年教育局長路克觀曾提出汶上縣十三區應每區設立女子小學一處。前第五科的時候，也實在感覺到提倡女學之必要，曾定優待女生暫行辦法六條：

(一)本辦法以提倡男女求學機會均等為宗旨。

(二)凡肄業於本縣各級學校的女生概免學費並由學校給書籍費，但以應用之教科書為限。

(三)每屆學期開始，由各校將所有女生數目呈報，縣政府經派人查明後，即將書籍費發給之。

(四)縣區立學校所發給女生書籍費暫由縣教育預備費項下支付之。

(五)凡查有各校女生如染陋習仍然纏足不解放者，不准發給書籍費。

(六)本辦法自呈准之日施行

二十四年度，也有督責及獎勵各小學招收女生的計畫和辦法，這些辦法始終不曾解決原有的困難，收不到任何效果。最近定的初級小學批評標準表，關於學生人數方面佔十二分，每一男生定三厘，每一女生定五厘，也祇是獎勵的意思，離問題的解決尚遠。

九，縣教育行政與視學

行政系統和學校制度的史實，及如何演變到目前的組織，前文已略有論及，這裏要

描述的是目前行政的實際情態，尤其注意各種困難，將我們實地所得到的經驗分給讀者：

縣教育最高的行政長官是第三科長(最近增設第四科，專管教育)；第三科長是統理建設和教育的，對教育的職務是批閱來往文書，擬具計劃，提交縣政會議，處理行政上的重要任務，興革事宜。實際上，科長的時間，多半用在對付公文，雞毛大點事宜就得請示教廳，他就是秉承教廳的命令再發放下去辦就是了。科長底下有兩科員，他們的工作祇限於草擬文件，彙整報告。再一方面就有所謂指導室，內有教育指導員二人，指導員就是前的縣督學，處理行政上的大小事宜，視察學校。縣教育行政就靠上列的幾個人去支持了。在未熟識地方前，自不輕易談改革，待到熟識地方後，又隨着縣長更換了。

至於區教育行政，就有所謂鄉農學校，全縣共分十區，有鄉校十處。每校有校長一人，教育主任一人，軍事主任一人，教員事務員各一人，自衛訓練班學生一班。鄉校是民二十四年夏天成立的，拿從前區公所所址作為校址。宗旨是政教富衛合一，在濟寧長官公署下，魯西附近十四縣都是這種組織。二十四年秋，魯西一帶黃災慘重，自九月份起，各鄉校學生減為三十名，教員裁撤，班長減為一名，薪公一律自七月份起按照七成發給，每月每校應領經費二二七·六〇元。按原來的計劃是每校除現有的職員外，尚應有小學部，普通部，高級部，和調解委員會，因為經費困難，至今尚未成立，目下小學部主任，暫由教育主任兼充，直接視導該區的初級小學(教育主任即前之教育委員，區督學)。各該區初級小學教育經費，亦由鄉農學校轉撥，耽誤是常有的了。各初小對鄉校均用呈，鄉校對之用令；小學有事請於縣政府時，公文由鄉校轉呈。

目下的鄉農學校，完全以自衛訓練為主，替縣政府執行一區的政務，政治成份比教育成份多得多。鄉校對行政上的效力我們暫不談，先看看他們在教育上的準備，在我們分析鄉校六一個教職員中(民二十四年五月報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畢業的四六人(中學或小學畢業再加訓練)，師範講習所畢業和同等學歷的五人，中學畢業者五人，高小畢業者二人，其他三人。其年齡從十九歲排到三十九歲。以資格而論，大概都曾受過小學以上的教育，視其年齡，又正是少壯有為，按理滿可以維持一區的秩序，執行上司的命令，對該區的教育，無論如何，能給予相當的指導與幫忙。然而事實上人事變遷過於急速，職

位缺乏長久性，有時區內的教職員一個月內全換光了；新者未來，舊者已去，常常是青黃不接，事情擱置無人辦理。又常常是因為年少氣盛，一切設施操之過急，甚有狐假虎威，欺負老百姓的，其用意或屬出於良善，然而和鄉間民衆的未能融洽却是事實。鄉民還是祇知有區部局子，成立幾及一年，甚有該區小學教員亦有不知鄉農學校為何物的。鄉校又限於經費，一切設備簡陋不堪，教職員生活僅足維持，要他們絕對清廉枵腹從公，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一區之內，要辦的事太多，能辦的事太少，是以往往成爲一種敷衍公事的機關，祇求不出亂子，積極的建設談何容易。對鄉校三十個自衛訓練班的學生，已感精疲力盡，要他們負起全區的政治和教育責任，更是難乎其難了。

鄉校的教育主任是直接負責視導全區初級小學的，然而因為程度資格問題，視導時往往爲該校教員「考住」，以至無法應付。加以交通不便，視導學校又無公費，在外吃飯地點和經濟都是問題；這樣每半年能到該區視察一次的教育主任就算不錯的了。教育主任下鄉視學，常常領着一兩個自衛訓練班的學生，盒子酸，來福槍，老百姓們更是莫名其妙，怎麼洋學堂和有槍階級是一路貨，不讀書開學就槍斃了不成？這些教育主任來到鄉間，也不過問問學生數目，開學日期而已；至於教授法管理法和應有的指導，僅是一知半解；對地方事情，得過且過，引起反感是何苦來；每月拿他十七元五角，也不能就賣命了。最近縣府規定教育主任每月最少得視導該區各小學一次，有視導報告表，要他們寫日記，又計劃訓練他們，和他們多接觸，或許會得到好一點的收穫。

教育指導員（縣督學）視察學校的馬虎，也是有使教育主任和小學教員敷衍從事的一個原因。前縣督學查學照例是規定時間，每年最多到附近的學校走一走，較遠的區域，如七八九十等區，則祇到區部巡閱一次，不直接到各學校。如縣督學真的要到學校，鄉長和教員們也有法對付，到時候拉十多個孩子到學堂充充數，天大不了的事就完了。有些鄉鎮長們和教員打成一片，祇領縣款而不辦學。此外交通不便，地方不平靜，公務員存五日京兆之心等等都是查學不能澈底的重要原因。

鄉間視導學校的困難誠然是嚴重的，這裏我們願意把實地的經驗分給同好者。

困難當中，首先我們就提到交通，統計運輸利器可分爲四種：步行，洋車，自行車，大車（包括平車紅車）。先說步行，費一日之力，亦未必能遇到二三處學校，此校與彼校

常常是相隔二三十里地的，冬夏兩季都不合宜，攜帶較笨重的行李更屬不便；洋車數目不多，其價甚昂，鄉路崎嶇，常遇不能行車之處，其速度亦與步行相恍惚；大車則價更昂，頗難不堪，佔面積太大，行走亦屬不便；是以自行腳踏車似乎是唯一辦法，時間空間全或經濟，冬天騎踏，還可相當保持身體溫度，唯鄉道高低不平，常常亦得在半推半騎半扛狀態中進行，如遇陰天下雨刮風，則唯一的運輸方法亦無能爲力了。

吃飯和住宿又是兩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先說吃飯：除非是六七百戶的村庄，是絕對沒有吃飯的地方，賣酒的地方容易找，賣飯的地方可難了。普通農家在家裏燒飯，在店裏打酒。六七百戶的村庄，有時碰巧你找到「火燒」「饅饅」，找到這個不一定就找到鹹菜。到學校視導，他們例必非常客氣，給你找茶弄水，稱你「老夫子」，有時還假意真意的留你吃飯，他們每月祇弄幾塊錢，這飯無論如何不能吃下肚子去的。這樣我們常常走了幾十里到了目的地，得先打聽吃飯的地方，假如這個庄沒處找，明明是空着的肚子你得撒一個謊，說是剛剛吃饱，這麼一說，教員明知你是撒的謊，也就不多說話了。兩三個鐘頭視導完後，你再上別的地方想法子吧！關於吃飯的問題，也有一個妥善的辦法——集會，平常趕集的不是一三六九就是二四五八，凡是集會的地方是保險找到飯吃的。汶上全縣共有一〇八集，此外還有廟會節期等等，你先查看日曆，計算好了日子，打聽清楚什麼地方有集會，然後再安排路線，什麼時候該到什麼村庄，這樣準不會出亂子。次說住宿：汶上縣的任何村落都沒有留人小店的，假如你視導的學校離區部過遠，你得計劃路程，在太陽下山前趕回來。雖則各處洋學準可湊幾條凳子出來給你睡覺，冬天的鋪蓋實在是不好找，拿過來瞧一瞧，黃一塊黑一塊，一股子怪味兒真教你難受，心裏難受，嘴裏還得說好；他們也實在給你挑了最好的來了；先不說衛生問題，嚴冬夜裏，溫度就保不住。區部自然是同樣的情形，不過多少總有個土爐，牙筋一咬，天大事都過去了。自己背着鋪蓋去查學是太苦了。

尋找學校又是一件頗爲有意思的事，第一你先要找着學校所在地的那個村子，找村子祇有問路一個辦法，各村庄實在的位置和地圖所說的完全是兩樣，問人是一件最苦的事，有人問那還算是件好事，走上一二十里不一定就能碰到人，例如三區至九區的一片湖田，出了三區的分水龍皇廟十多里內沒有人家，老百姓們說話又最沒有準確性的，有

時他們說就在前頭，往前一打聽，這個前頭還得經過幾個村莊，里數也是馬馬虎虎，大里小里全不同，說是七八里有時就像十七八里，說是十多里，二十分鐘的樣子就走到了，如說往東一拐，往南一轉，不要過廟，就在樹旁，再往北走就見了，我們還是真名其妙，等於不說一樣，到前頭再一打聽，不是聽不懂我們的話，就是他們一時糊塗，說錯了方向，繞個圈子，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祇好嘆一口氣再想辦法。村子找到了就找學校，你問學校學堂是沒有人懂，說不清，你的口音祇要有點兒不對，那算是對不起，人不聽那一套，你得說土話，習土音，問「借光，洋學在那窩？」這句話再不懂，接着就該問「廟在那窩？」，學校門口沒有招牌，沒有記號，更沒有招生廣告，如校舍是民房，那是更不容易找。洋學找到了，說不定正碰着老師吃飯，學生吃飯，大門是關上了。這樣你還得設法找教員，找學生，飯一吃吃一兩個鐘頭是平常的事。——光是找學校已使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們有時就請教育主任陪同一起出發，他們比較多認識幾條路，同時還可充繙譯員。

「大地方的小孩，小地方的狗」都是最不好惹的，我們的經驗證明了這句話的確當。假如不親自跑到鄉間，萬萬不會想到小地方的狗會使視學發生了障礙。在村外走，狗是不管你的，騎着車經過村莊，說不定就有三四五六條狗給你圍困核心，前前後後教你無法應付，起始見到這種張牙裂嘴的形態真教人胆寒，說不定牠真來一兩口你怎辦；在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下車」「慢走」，不拿眼睛看牠們，裝着沒事般。汶上有一句俗話「冰雹不要怕，狗咬不要怕」；二十四年黃水成災，九區附近一部分田莊被淹沒，冬天又結上薄薄的一層冰，走在冰上，吱吱祇叫，這兩句話都教我們用上了。——許多平常不注意到的小事情會在大事情上發生影響的，鄉間的狗就是一個例子；道上太平，沒有土匪，你還得提心吊胆預防這些帶牙吃肉的小畜牲。

視學最後是見到學校，見到教員和學生，見到董事和地方的有力人物。一句話還未交談，他們就提出經濟的問題，學校沒錢，地方窮，縣款何時始能發下？這一問你就無法答，你要他改良這個，革新那個，總是滿口答應，祇伸手向你要錢。

縣政府和鄉間學校似乎是兩不相關的，縣府對他們是有點兒鞭長莫及，不暇多所計策；地方人士之對待縣府也是誰來當皇上，一樣是納稅完糧，漠不關心。縣長的屢屢更

換，也是養成這種態度的重要理由。從二十一年算起至二十四年，三年內由范而金而唐而劉而張，凡五易縣長，接收未完就得準備交代，存着五日京兆之心，在未熟識地方情形前就得準備動身了。對一切教育的設施，做到計劃一層已是不錯，實行早是來不及了。是以地方行政，大部緊握在鄉鎮長手裏，拿辦學校來說吧，縣長說一百聲，不如鄉鎮長講一句話。

縣政府和地方熱心辦學的人實在是太隔膜了，說不定一年半載沒個督學到地方走走。鄉間交通不便，各教員無特別情事又斷無到縣府請示之理，要這樣辦來回總得用兩天的時光，祇是食宿費就沒有辦法。是以許多公事，縣府是辦縣府的，各初級小學還是辦他們的；來一紙命令祇是一紙，從不會因此而發生什麼效力；例如二十二年冬天，縣政府正在嚴禁私塾的時候，縣立小學還有公開讀四書的。地方學校已成為各自為政的個體，就是鄉與鄉鎮與鎮的學校也不互相交通，不往來，互相取益去短留長更是談不到了。

一個初級小學的成立，多先由鄉鎮長或是鄉校指派一兩個校董，校董的責任本來是招生籌款鼓吹宣傳等等，應該是和家長最熟識而熱心教育的人，此外有時還有一兩個管理員，修拾一下校舍，搬張椅棹之類的零碎事情。如遇到熱心管事的校董和管理員，則一切辦得好，不過平常這些人多不很管事，被指派者似乎是沒有辦法，甚有校董和教員不和，遇到這種情形就祇有散伙。教員和地方人士不投機，行政上是絕無辦法的，如二區黃西店的教員和徐孔二族都合不來，結果是演成悲慘的收場。這裏提出本庄本村教員應否為本庄本村人的問題，兩者各有利弊；如屬本庄人，則易與地方融洽，對經費招生都方便得多，不過是易於順應原有的環境，辦事不認真，虛報學生，領款敷衍算數，這都是常有的事。

最後讓我們舉出一段事實完結行政的分析，九區梁寶寺，村中分為南北兩大派，互相爭霸居雄，鄉長因此無法選出。該村原有一完全小學，現屬南派當權，校內沒有一個北派的學生，附近私塾多，又有「私塾大學」一處，交通不便，離城較遠，外來寄宿的學生祇有五人，在本庄又招不到南派的學生，結果祇有五十個學生的光景，這都是行政上實際困難的例子。

地方行政上的問題甚為複雜，光有命令不成，要有人辦，還得注重地方情感，如說

整個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忽略了地方上的個別性，恐怕顧不到看不見辦不了的事太多了。

十，洋學的將來

在本文的開始，我們就談論到文化衝突和教育方向的問題，在徹底研究洋學後，我們仍屬抱着同一的觀念。學生的不到校，老百姓們的不歡迎洋學，絕對不是在計算每年花一二元錢紙筆費，也不全然是沒有時間孩子要做活的問題。問題是整個教育制度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由城市而鄉間，換句話說是由西洋抄襲而來，強使之在內地生長，由政府主動，用政令施行，從城市觀察到的成績，硬要搬到鄉間實現，結果是整套傢伙的不適合鄉間的生活習慣，不適合老百姓們的胃口。我們見到的假期，升學，科目，時間等等，完全打不進老百姓們的生活中，他們的思想，態度，不曾準備好去接受這些東西，同時也是沒有接受的必要。

假如如杜威所說教育即是生活的話，這種教育必得改善，就是做不到生活本身，總得要與生活有關，與生活有利。

觀望汶上縣洋學的將來，我們試作如下的建議，這不是具體計劃，詳則細例，祇是幾條原則，幾點意見，以作國內教育學者社會改良者的參考：

中央集權下的教育行政，使一切的地方適應與需要消滅淨盡，行政的力量又不能直接伸展到鄉間，結果是成爲一種非驢非馬騙已騙人的設施，行政機關對管訓上失却了實在性，老百姓們又不能利用之以適應地方的需要。在不妨國策上相當的地方化本土化似乎是條出路。

在洋學畢業不能作官的既成事實下，務使兒童注重實用的科目，農業知識的介紹，目前實利的捕捉，鄉間應用知識的傳授，如記賬呈文帖子書信珠算等，實爲改正農民誤解最良好的藥劑，與社會活動聯合的媒介，他如與修身爲人有關之弟子規，三字經，萬事不求人等，不妨暫爲增設。這樣入學就選家中喂牛拾糞的說法，自是不解自決，講實利的老百姓們是沒有不歡迎的。

嚴格的訓練師資，使之能擔負以上開出的種種責任。最近的鄉村師範運動，就是着

力在這裏，一個老師應該是村中的領袖，他的功能不停止在教書上。巡迴書籍，集中訓練之舉均屬可行。

取消縣立區立的名稱，各處初級小學即以該村該莊定名。統一款項，祇發獎金，不發維持費，視其成績等級，公平分配。鼓勵地方人事自動辦學，使其在生活上自身感覺需要。

慎選教育行政人員，一自選定，務使其職位安定，「五日京兆」的處置乃自取滅亡。縣府與地方人士，應多互相來往接觸，以我們的經驗，內地辦學最重情感，祇是由上而下的公事是不易發生效果的。學校和家長當中，也應多多來往，如懇親會，談話會，展覽會，比賽會等都是教員在鄉間取得地位的正當方法，一切應以使學校成爲一村活動中心作爲最後的成功。

在目前的情形下，量的收穫遠不如質的改善來得妥當，思想觀念的更正遠在物質建設的前頭；三五個成績良好的小學，其影響遠勝過三二十敷衍對付的局面。完全小學的從新分佈，使各鄉初小畢業者易於升學亦屬切要。升學問題的注意點應放置在地方領袖的養成，選拔才能，獎勵升學，尤宜注意實用科學人才的培養。

季節問題可按地方情形活動適應，無須依照教育部定的校曆。農忙時大可即時放假，和學生一同下田實地工作，鍛鍊勞作的身手，勞作一科，可變更使用，時間表亦無須劃一，鄉間星期日無任何重要性，大可利用之以作課外活動，或其他各種組織活動。

活頁文選爲救濟學生春秋季始業的一個妥善方法，時令不同，亦無須斤斤於根據課本的先後排列，大可隨時移動變更。

關於經費，我們作如下的建議：

在我們研究汶上縣農村經濟情況後，覺到人民的窮苦不是教育經濟困難的原因，他們能花幾千百塊錢在一個廟宇的修建上，却不願意拿幾塊錢放在兒童身上受教育，這其中必有文章，必有原故，光是人民窮苦四個字是不能解釋的。在縣行政者方面而言，擴張和暢通各種收入，整頓徵收手續，追還教育基金，整理學田(另有單文論及)，取消包商，增加租額，嚴格清丈，典賣後存放生利都是可能的辦法。又汶上教育附捐，遠比別縣數少，亦可酌量增加。已有款項公平分配，鼓勵地方人士，亦是行政者的可能辦法。

總之內地教育經費的整理問題在乎縣府本身的絕對清廉，一切經費計劃，以不受縣長更換的影響為原則。在區與地方人士而言，再不應以縣府為靠山，發展本村教育應由本村想辦法，在集會上，牙稅上，學生納費上，廟產公產上，地畝攤派上，全可以找得可能的出路。總而言之，祇要學校適合環境的需要，適合人民的口味，得多數人的同情擁護，真能在鄉村社會裏建設起新的力量，經費問題，是最易解決的。

寫後記

四年前，我在自己印行的一本小書上曾說到以下的幾句話：

『我常常爲一些極瑣碎的小事，不自制的悲傷起來，似乎是應該悲傷一下子才痛快。是的，這樣我就如常人的悲傷了——流點淚，或是沉默一些時。甚或有時看到一根小草，一隻蛤蟆，一片雲彩，都會叫我不痛快，看見好山水，總往壞的地方想；是以旁人認爲滿意的事，自己也不大在乎，常常因爲這些瑣事，自己回來在臉上一五一十打巴掌，打到自己叫痛，又求自己赦免；然而事到頭來，照樣的戲曲又得重演一回，「一面想跳河，一面又想到水冰冷」，這個壞習慣，自己都相信改不過來了。』

四年後，讀到這段文章，自己都笑起來；四年來的經驗，我完全改正了這個壞習慣，頻年流浪的傷痛，使自己成了鐵打鋼製的人物，堅強的信心，結實的品格，天不怕地不怕，甚而不怕「廣東人說官話」了。

雖然我仍然在怒浪排空的生活，却幸已找到了興趣與步驟之所在，要使自身成爲可用的人物，先要解決環境的困難，要解決環境的困難，先要認識環境——「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一書的材料，是在這種心情下收集而成的。

本書的刊行問世，我先得感謝張鴻鈞先生，他給我一個研究的原野和研究的機會；承信兄夫婦在我心靈肉體最痛苦一個「大」都沒有的時候，給我一個整理材料的地方，在嚴冬雪夜免受飢寒與野狗啃食的災難，書幾成，又在學理上給我最可寶貴的意見，使我有改正添補的機會，這是我沒齒不忘的一件事；材料收集前後，整理當中，蒙周學章師繼續不斷的鼓勵督責；私塾組織一章寫成後，又蒙吳文藻師和孝通兄在百忙中爲我仔細閱讀一遍，關於全文的組織結構標題用字用句供給意見甚多，我不知應用怎樣的心去表

示我的謝意，書成後安倫兄德亮兄爲我細心地校讀一遍，一起在這裏表示我的謝意。除了我的師長和朋友們，我祇是兩袖清風，沒有點滴屬於自己的財產。

科學是苦的，真理也是苦的，尋求真理尋求科學自然也是苦的，坐在太師椅上看景色，不敢盼望他能看見什麼。當我們在冰天雪地的鄉間逆着風走了七八十里回到住處的時候，在等候着的祇有硬硬的兩塊燒餅，一杯開水，這時候你就覺到尋求真理意義的所在；有一回還遇到了一件頗值得追述的事，三區至九區爲黃水淹沒了近二里的一塊地，冬天結上了薄薄的一層冰，四處無人，推着自行車獨自在上頭走，冰的厚度還不容許隨意亂踏，祇是吱吱呼叫，瞧着，右腿失慎落下的當兒，就不會想到有今日這一天，靜靜坐在椅子上整理我研究的所得，這種經驗，祇有受過苦的人才會去欣賞。

我是一個讀教育的學生，學生的普通毛病是重虛浮不重實際，書本的流連太長久了，有一套理論，找不到實現此套理論的可能環境，有些理論方法是很好的，在另一個社會裏，許是最成功，然而在目前中國演進的階段就行不通；原因是對原野的認識異常淺薄，祇在方法上頭打圈子，忘記了使教育可能的其他條件，時代需要，經濟情況，國家的建設政策，農民困難，傳統的觀念習俗。現在的教育是把舊戲台「拆」了，新戲台還不會「搭」，有好的戲子漂亮的戲衣也沒有法子擺佈出來，沒有一個擺佈戲子戲衣的環境。教育萬能說祇成爲歷史上的一段諾劇，教育的功能當然不是祇停留在傳遞已有的社會遺存，但也不是如樂觀者的幾許猜想，光拿教育就可以去改造社會，我們要跳出學校來辦學校，要跳出教育來辦教育，我們把教育的門打開了，去接納建設整個農村的計劃，去發展農民潛伏着的大力量。

社會是動的，人也是動的，他不是擺定了方向八字去讓我們研究，本書取「動變」二字意思即在此；然而我們還是相信研究與認識的重要，雖然成功許是太慢太迂，然而太穩太實在了。

因爲友人的煽惑，決意拿這本書去付印。書成後遠地友人「毛遂自薦」願爲我寫序的也有幾起，因爲我第一怕人捧，第二怕人罵，索性自己動手爲妙；如這本書有機會再版，又如到時心情改變了些的話，再行把好意的序言收入，這裏祇來得及說幾句風涼話，表示我樸實的謝意。

